



刊月文雜：史歷、學哲、藝文

贈閱 號刊創

十月十五日出版

國立編譯館

華野政府特准... 內政部及中宣會...
 再辭而有凶事... 臣亦有...
 子其將加布于... 注房外至不...
 許者即下... 此則成而不...
 之於教... 則使人受...
 其... 亦...
 之... 位...
 如其國之... 故...
 者業上... 文... 子...
 之... 行... 而...
 若... 則... 子...
 子... 相... 親... 加...
 以... 者... 子...
 之...

目錄：

短長書

- 宇宙風萬歲！·····燕 銘 (1)
毒品化的瘋話·····汪少白 (3)
從一本國文試卷談到
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若 士 (6)

雜 文

- 喉痛·····舒 予 (11)
林演講·····王余杞 (12)
張獻忠究竟殺了若干人·····夏 雍 (15)
給瑩的信·····孟 超 (17)
趙老太太的認識論·····汪少白 (21)
蒼蠅·····舒 予 (23)

詩 歌

- 三 首·····紫揚·丁非 (21)

小 說

- 罌粟花·····李仲毅 (26)
左琴科小說二篇·····梅雨譯 (37)

學 林

- 悼巴比塞·····丁 非 (41)
普希金的寫實主義·····孟式鈞譯 (43)
公孫龍子的哲學·····周 金 (46)
士君子·····夏 雍 (50)

批評和介紹

- 讀『讀詞偶得』·····李笑庵 (54)
編後·····編 者 (58)

短長書



不近人情的文學觀」。『古人何西洋人何嘗如此？』

代中國人所應當摹倣的，如：孔子的褻

裘長，短右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宇宙風』萬歲！

燕銘

大約前兩個星期，從某一個報紙的

的主張：無所爲的自由，閒情逸致，最

新聞中看見了林語堂氏最近又要辦一個

末是幽默（其實最前也是幽默）。實在

刊物的消息，並已定刊物的名字叫做『

自己已經養成閱雜誌的習慣，兩天沒有

宇宙風』。今天在市場的書攤上果然見

東西看，心裡空得難過，近日『太白』

到了一本面貌極像論語的新刊，綠色印

停刊了，『芒種』又不知出版不出，幽

的書籤上面印着筆姿遒健的仿偽國務總

默也好，且買來一看。

理鄭孝胥體的三個金字。翻開目錄看看

回來將它從首至尾翻閱一過，發見

原是『論語』『人間世』的『班底』，

了語堂先生近來確是有進步了。已經從

外加的人物：比較生疏的是老作家東亞

閒情逸致的『幽默』走上精邃湛深的『

病夫；最奇怪的是新文學家郭沫若（筆

生意經』上面去了。

名鼎堂）。

他在『小大由之』一篇上說：『必

像這樣的刊物，不必有發刊詞，更

欲剝奪文學之閒情逸致使文學成爲政治

不必着它裡面的文章，就可以知道的它

之附庸而後稱快』那種的文學觀，可名

情』。因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心者，情也，人情既未必相同，他所說

的人情究竟以什麼做標準呢？等我再細讀『編輯後記』於是我明白了。『編輯後記』說：

至於市面蕭條，自屬事實，但若說因此而使雜誌沒落，在我實難置信。君不見各城市歌台舞榭，茶寮酒肆，無不門庭若市，座客常滿乎？……以上海而論，每天每晚有多少人上舞場賭場到電影戲院？當上海各大學禁止學生跳舞時，有位出版家，曾點首稱善曰：禁得好，禁得好；大學生在舞場跳一跳，就跳去我三份雜誌。此語雖似笑話，實含至理。看雜誌自不能與跳舞相提並論，但若一個跳舞者每個月中能少跳這麼三跳，在出版界就已生意興隆，皆大歡喜；在少跳三跳的人則「損失」却只如九牛中之一毛。愛舞如命的人且不論，有錢買書而不買，反而一天到晚閒得叫無聊

無聊又豈少數？」

那麼爲什麼這班人不去買雜誌看呢，據編者的推測是：

『我想他們或她們，雖識字有錢有閑而不看看書報雜誌，最大原因是沒有這種習慣。第二個原因是雜誌內容的唱高調不近人情，有些人是極想看看刊物以消閑的，但翻開雜誌，滿紙底的底的，弄得眼花撩亂口難言，只得廢然掩卷。』

編者是看中了這些有錢的整天整夜上舞場賭場電影戲院的少爺小姐們（應當也要算上老爺太太們），他們不掏出錢來買雜誌（或者他們也許只買「現象」「人體美」張資平張恨水之小說），全是因爲辦雜誌的不能切合少爺小姐的「人情」，所以雜誌要沒落。如要使雜誌不沒落。需要伏侍得少爺小姐們消閑時候翻開雜誌能不看花撩亂而笑逐顏開，則大功告成

語堂先生又拿『世上有刺有花的

薔薇，也有无花有刺的薔薇』來比喻文章。他說：

『如魯迅先生諷刺的好的文章，雖然「无花」也很可看。但辦雜誌不同。雜誌，也可有花，也可有刺，但單叫人看刺是不行的。雖然肆口謾罵，也可助其一時銷路，而且人類何以有此壞根性，喜歡看旁人刺傷，使我不解，但是普通人刺看之後，也要看看所開之花怎樣？到底世上看花人多，看刺人少，所以有刺无花之刊物終必滅亡。』

語堂先生能從閑情逸改的幽默中看出「人情」；又從文章中看出辦雜誌與作文不同的大道理：能把握着「普通人」的心理，觀察出雜誌「銷路」和「滅亡」的必然法則，這恐怕是辦「論語」「人間世」的累積的經驗吧！語堂先生確是進步了，所以我應用十分的誠意鄭

重的祝他的——

「宇宙風」萬歲！

毒品化的瘋話

一箇歇斯里的婦人，或比較高度的精神錯亂者，有時哭笑無端的喃喃獨語，甚至於蓬頭垢面的滿街亂跑亂罵，我們只有憐憫的制止他保護他。就是神怪和童話式的封神榜西游記一類作品，我們也許用歷史研究文藝批判的態度去分析牠或欣賞牠。因為他們那些意識的非意識的的心理性的語言和文字，根本上既非惡意的反動，同時也不會發生多大阻礙社會前進的影響。反之有這末一種人：有一副低能混亂頑固的腦筋適應於某種社會層的黑暗面而形成一種似是而非可憐而又可笑的思想，扮成小丑的姿態，出現於充滿着無辨別能力又富於低級趣味的觀衆的舊式舞臺；這小丑的

不過，另一方面，也不禁對於「太白」的隕墜，引起了無限的悼惜！

汪少白

演出愈下流愈無理愈可笑，即博得觀衆的掌聲愈多，觀衆的掌聲愈多，更獎勵他演出得愈下流愈無理愈可笑。是的，「萬人迷」「徐狗子」，不過是「萬人迷」「徐狗子」而已；假使他用「萬人迷」「徐狗子」的口吻，要裝成距揚墨的孟夫子和關佛老的韓文公：這就不是「萬人迷」「徐狗子」的問題，却是關係社會進化的嚴重問題了。

當「武器批判」代替了「言論自由」的時候，這問題尤有重大意義：即是，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的社會科學，往往被看作洪水猛獸一類的對象，竟有因「同姓」的嫌疑而誤傷及眉叔先生的著作的。這里當然就有些反科學的反民主

的東西隨着主導的勢力而乘時高漲：勞山的老道，嵩山少林寺的高僧，龍虎山的張天師，崑崙山峨眉山的劍俠，皆憧憬着小學生商店學徒的純潔心靈，而發生「出家訪道」「入山尋師」的愚蠢而可憐的危險行動；一方面幹着那些「道德」「悟善」「同善」「某乩壇」「某道場」「求雨」「求晴」「祈禱和平」的某要人某政客，其愚蠢和可憐，實與出家訪道入山尋師的小孩子相彷彿，祇有心靈是否純潔這一點尙屬疑問而已。但是要人政客們的「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觀音菩薩」「濟顛僧」「呂洞賓」「關聖帝君」等等的「金口玉言」以及「鬼畫符」「鬼照像」等荒謬絕倫的煌煌大著，卻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天賦人權」而橫行一世。這里，不問他們口頭上是怎樣崇拜科學提倡理工，只須把一手一腳，「不平等待遇」的情形比照一下，我們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所以那些

出台的小丑，固須要觀衆的歡迎，同時也由於後台老板的精神援助作他的後盾。

北平某小報除崇拜『狐黃』——大

仙爺——的王柱宇先生之外，尚有日日說『瘋話』的老宜先生；尤其是『瘋話』單行本的銷數，據說不在『毛三爺』之下。他們的介紹是：『瘋話是中國青年的指路明燈，中國民衆的解放導師。』是的，死路也是路！鴉片煙燈也是燈！巫師也是師。咳！可愛的青年！可憐的民衆！

因爲牠的無體系和不邏輯，較不上一個批判的對象；他又用『瘋話』的『瘋』字，一面表示他的『衆醉獨醒』，一面又可以避免責任；這不過是『販賣毒品』的巧妙手段而已。我們祇要把牠含毒最甚的東西陳列出來，作爲『游街示衆』的半非法的處分就夠了，談不上甚麼批判：

他說：『一味的迷信，容易害誤自己，一點不迷信，容易損害別人。』這是說：迷信固不好，不迷信更不好，凡是毫不迷信的人，即是害人的人；這證明迷信是不害人的保障。不害人即是道德，所以他又說『道德是由迷信養成的。』然而他接着說：『若要打倒迷信，

必須先提倡道德』，迷信既是道德的基礎，何以又要打倒迷信？打倒迷信，無異於打倒道德的基礎，何以又說提倡道德以打倒迷信？好一個玄妙的邏輯。

他用事實來證明迷信的占卜相面之類，是『古人發明大有用意的一種學術』，他說：『假若卜相沒有存在的價值，歐美各國，早就禁止了。』真的，歐美也有歐美的『老宜』，然而牽扯洋鬼子來作証，卻與老宜先生的『打倒洋化主義』的宗旨相反了。又一件是拿『假充字號男盜女娼』八個字，證明迷信的權威，『可以超過法律的效力』，然而

我們卻看見好些『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稻香村』『稻香春』『老稻香村』『姑蘇稻香村』等等。

他似乎也知道迷信與宗教是有聯系的，所以他說：『假若說美術可以代宗教，那麼，就可以說，吃屎可以代吃飯。』理解倒是一貫的，可惜這個『連珠』卻不大高妙。

X X X

他迷信『迷信』的那一側面，當然是打倒科學。他的科學『認識』是：『科學是分科分類研究之學：分得詳而又詳，細而又細，詳得令人痛頭，細得令人心亂。是爲學者無事造謠的憑藉，是給教員與文明人嚇人的把柄，是爲編字典的和學生收集許多新名詞而得不到實用的知識。』他既發現科學是造謠生事嚇人騙人的玩意兒，當然非打倒不可。所以他說：『老爺們愈講科學，愈升官發財，我們愈講科學，愈典妻賣子。由

我們的不科學，我們還可以豐衣足食，順着你們的科學化，我們立刻魂歸天國。

『更加重決定的說：『我們的農民若改良——不是指科學方法罷——了，我國立刻就亡』這里，我們不要鄙薄他不懂邏輯：科學化必定滅亡，反科學必定興盛；豈獨興盛，簡直要統一全球——許是『天下為公』罷。所以他說：『歐美各國因受了科學狂的病，不久就要釀成世界第二次大戰。將來坐觀成敗以逸待勞而獲得的最後勝利的民族，必定是不知科學為何物的。』他又說：『他們科學之力窮盡之日，就是中國人佈滿全球吐氣揚眉之時。』哎呀！果真有那麼一天，老宣先生反科學的聖德神功，不獨超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就是先總理的科學化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也是無聊而多餘的了！

× × ×

但是，當『中國人佈滿全球』的光

榮歷史尚未到來的時候，又將怎麼辦呢？他的唯一策略是：『坐觀成敗以逸待勞』，『坐觀』是坐觀『天理』：他說：『優勝劣敗是天演，強亡弱存是天理，天演終久蓋不過天理。』『迷信科學不如迷信天理。你若背逆天理，那就是對自然革命，遲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如果信仰他『迷信天理』的哲學，實行他『坐觀成敗以逸待勞』的辦法，他可以全稱肯定的豫告你：『宋末，蒙古以武力侵入東歐，那不是歐洲人心中所怕的黃禍。真正的黃禍，就是用和平手段而得到勝利的中國人。』

他確信『世界上沒有帝國主義』，他確信『中國若亡於經濟侵略』，只可『怨摩登男女的洋習』，他確信『戰爭的原義，就是抑強扶弱的』。那末，那些所謂『鴉片』『甲午』『庚子』『九一八』『一二八』『香港』『台灣』『朝鮮』『東北』『滿蒙』『華北』『西洋貨

『東洋貨』以及『意阿』『美日』『日俄』『德法』一切的一切，全沒有那回事，全是洋化的無聊人在那里造謠嚇人，你如果『迷信天理』，就連那些惡夢也不會做。

× × ×

他的序文說：『任誰說甚麼，我滿不在乎』。是的，我們也『滿不在乎』，假如你是睡在你的牀上昏昏沈沈的發着『狂熱的囈語』的話。

剪刀下

【中央社上海四日電】航界訊：義在滬購食糧一百噸，將由九日義輪康特盧梭號運回。
【世界日報上海五日下午九時三十分專電】義大利在滬購雞卵數百萬磅，即運出口，又橡膠，因義大量採購，價均高漲。

從一本國文試卷談到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 若士

年級新生的國文試卷。我將它一字不差的抄在這裡，它的原題是：

將下文一段，譯成白話，並作一文

評之。

(譯)宦官看見不軌與農民或以不平等之事而起殘殺小民者是謂無人道之事情張儉者劾見罪惡就是仇敵送着便寫壯告之儉與他的同志二十四人組織黨則想法討捕儉得到不幸之命則不便起立困迫遁走望門止去至走到無有再可之路破家相容恢復流轉到東萊地方不走矣至李篤家外黃命毛提兵馬再到篤引謂曰張儉是名之天下之宦怎樣死矣而罪從那來的呢麼非是有什麼罪在儉的身上實在是我認不真于是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爲君子你覺着怎麼樣自己良心過得去嗎篤曰我雖是好意已經過去這樣多的一半欽很艱過就走去並且篤隨後送儉出關以此得到他勉力(評)今見以上諸論，是存在一種有

事情而理之心理，但現在的社上，實在不能適合，只要遇事而必解之爲社會進轉爲國家之進轉，實有進步，現在的中國可以說比前二十世紀中華進較前進，一日有一日之比，一天有一天之走能，乃此則亦過論理之外側，但前者只以權官識之高底，而論其所作之事，而有關係者聞之，而無關係者則告段落，甚止于不聞不問。此等之形星而視之，社會如何進步，國家如能發軔，只有自亡而已。何則？再談出兵，其不太夢呼？乃於此之言曰：總不則與被訪之，總以學訪。今日之世界，文明物質，各國前途則不外考試生今日三篇單文

以上是一篇今年北平某大學招考一

宦官侯覽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張儉劾覽罪惡由是結仇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尊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這樣的卷子當然不會取，不過我們可以借來把中學國文教學的問題討論一下——

近來中學生的流年似乎有些不利，除掉會考軍訓加緊外，也頗有人好將中

學生的作文拿來指摘，除了一部分是出於善意的指導或討論外，餘下的大都會有感慨「世風日下」的意思。甚至在大學教授們辦的週刊上挑剔着中學生寫的「別字」，竟把非別字當做了別字！（「好行小慧」在教授們辦的週刊上以為應作「好行小惠」）

學生們的國文成績不佳（簡直是太壞）國文教員當然要負責。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單簡。我們應當想一個國文教員是在幾種勢力支配的底下進行着他的工作？「國家對於教育整個的方針和計劃是什麼？」——這個問題太大，我們不能討論；且專就實際的情形來說：第一，教育部有頒布的中學學制和中學的課程標準，課程的進行自然當應恪守部令。第二，中學生們畢業後大多數是想升學的，可是大學的教授在入學試驗出題時可以不必顧及教部的課程標準。因此中學的教員就不得不替學生多方面準備

將來應付的能力。第三，中國今日因為歷史所決定的緣故，在「文化」「學術」「語言文字」種種方面都顯示着極大的矛盾情形，這種矛盾的問題絕非一兩句話可以解決，並且簡直有決非說話可以解決的情形。這種矛盾的交叉，國文課程首當其衝，因而「教國文」一事在今日變成一個極易而極難的事情。第四，社會的經濟狀況，決定了教書匠的生活，教員的生活問題支配着教員整個的工作。——就記者一時的考慮所想到的有上面四項在背後支配着一切的中學教國文的先生們。或有錯誤和疏忽的地方，這還望讀者指教。

關於第一項和末一項在本文中不想討論；至於第二項，除非等出題的大學教授們回心轉意之外，別無辦法；現在且就第三項，提出一些意見，寫在下面：

中國今日在文化學術種種方面的矛

盾情形，不是在一篇短文之內所能說得清楚的。此處且舉兩個關於國文教學中的問題，用來表現出這種問題間矛盾的深度。一個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一個是「讀古書」的問題。

「文言」和「白話」的問題，實在已是不成問題了，雖然去年南京方面還有人在那裏爭吵得非常的激烈。要知道中國的方塊字和文言文結合起來的神秘性，在過去封建社會中都是帶着統治的意味流傳下來的，它的效果祇是造成了中國今日百分之八十的文盲。「五四」的時代已經把這層神秘的面幕揭開了。我想在今日凡是不去有意去開歷史的倒車的人，對於提倡作文言文的事似乎大可不必。不過有人或許還抱了文言文廢掉，中國固有的文化也要滅亡的悲哀，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文字」祇是一種工具，一個意思一件事物用文言寫得出的用白話也寫得出，不但白話寫得出，

就是譯成世界語或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語言文字都可以把意思達出來。去年有個教書的朋友說：『文言文廢掉固然好，不過中學生畢業後有的要投到社會上去作事，今日社會上文言文在應用方面仍有一部分勢力存在，如學生沒有作文言文的能力，恐怕將來無法應付了。』改革是應當取斷然的手段，妥協着進行祇有使文言殘餘的勢力更加澎漲起來。假使從今日起有十班畢業生統是用語體文去訓練，還有什麼應付上困難。

現在的國文教育正犯着了猶豫不定的毛病，文言文作與不作幾乎成了先生們的難題，因為現在一般的情形是從高中才開始練習作文言，自初中已經養成寫白話的便利，到高中時忽然受這種痛苦，的確很容易使他們（學生）感覺到掃興。中國文法的研究又是停頓在用西洋文法比較研究的一個段落，馬建忠以後，始終沒有人進一步建設起中國語文法

真正的系統。文言文的學習專從經驗上追求古人「詞」「句」的安排的方式，這班少年人的精力很可惜的浪費在這上面。百分之八十的文盲，沒有希望減少，可又添上了一大批「文言病」的青年。病輕者將「他的人生觀」作成「其之人生觀」；病重的如上面所舉的一篇可憐的文字，（我們看見這篇文章並不覺得可笑，心中感覺異常的難過，因為翻出這位作者報名的像片，看去也是一位二十左右頗有精神的青年，我們應當想是誰害得他如此的。）

再談到讀古書的問題。假如首先斷定「古書豈有不讀的道理？」那麼這個討論也無須進行下去。不然，則先問中學生讀古書的目的是什麼？我想不外兩點：1是從古書中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學術和思想；2是從古文學中去接受文學的遺產。假如我的猜測不錯，那麼第一點是走了一個極迂回的路，中國古代

的文化學術思想是中國史的一個部門，應在中國歷史的科目裡講授的，因為文化學術精深的研究（也可以說就是所謂整理國故），不是中學生的需要和能力所能辦的，所要知道的不過是概略而已。況且用古書來講，反而未必講得清楚，譬如漢書藝文志這篇文章現在許多課本和活葉國文都選了，其實劉歆班固二公對於古代思想學術史的見解就太不高明了，不但九流分法毫無道理，對於諸子的認識完全錯誤，就是對於六藝也是那「古文學」一偏的見解，這本不足怪。這種文字除了根據它去考古書的存佚源流和了解劉班二人及漢人對於古代學術認識的程度外，可以說是給中學生的益處極少。又如對於先秦諸子的著作選一篇代表又嫌不完全，多選時間不夠，何如對於這一家的學說提綱挈領的去說明呢？高級中學的本國史鐘點少，可以增加中國文化史或學術史，那豈不是比

把這些東西附庸在國文裏好得多？至於校勘辨偽版本那種「漢學家」的看家本領，又豈是中學生所需要知道的？難道中國目前需要人人鑽到故紙堆中「整理國故」嗎？

今日的會考和大學試驗，每每在國文科中列入國學常識。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拿着什麼「國學常識二百題」「國學常識問答」……死背死記，茫茫一片人名書名朝代名，毫無理解，毫無統系，枉費腦力。如此就是會考 Pass，大學考取，有什麼用！

至於接受文學遺產，應如何的接受，在不久之前曾有人討論過，本刊現在也很想徵求諸家的意見，作一次探討。但接受遺產絕對和摹倣不同，用批判的方法從作者的時代背景上尋求作品產生的原因，恐怕是主要的吧。中學生有沒有這種能力，或者教員用什麼法子，達到這種目的，這類問題且先不談；我想一

個中學生從近代的作品中（或和近代語文差得不甚遠的古文學）學得創作的能力並非不可能的事。我不信不會看楚辭的人，就寫不出好的文學；更不信沒有念過周美成吳夢窗就寫不出好的新詩。

（像是老杜的石壕吏，東坡的水調歌頭，就讀讀也不費力，當然除外）一個中學生他將來也許致力於機械工業和一切中國目前頂需要的事業上去，已經具有現代語文的水準能力，更要再費了他很多的精力，其結果不過祇是教他去欣賞古代的文學，這真是來得太不經濟了。

對於「文言」「白話」和「讀古書」的問題所以至今沒有澈底辦法，也沒有人敢提出澈底的辦法，這和中國文化前途出路的決定方向很有關係。從滿清末年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來，到「五四」時代，胡博士唱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今日又回到十教授「不盲從，不守舊」的本位文化宣言。中國文化

問題始終是脫離了實踐而在觀念論上打圈子。國文教員以人微言輕的地位對於文化問題那裡管得許多。我看還是替青年們的精力打算打算，對於那些文言文，湯盤周誥之類的東西好好的保存起來，救救孩子，讓孩子們看幾句明白的書，說幾句明白的話，這是要緊的事情！

在朋友中談起了教中學國文的事，同具一種經驗：就是初中學生的作文成績每每是有長進的，一到了高中便停住了，一年兩年的過去，除了一部分好在課外看書或特別有天才的學生。（在今日的社會還不能否認天才呵）其餘反會漸漸退步。甚至從先會被初中先生誇為作文不壞的學生，到了高中三年級他竟變為國文成績劣下的一個。在初中的學生作點記敘和描寫的短文，文字很清順和天真，到了高中就漸漸會凡庸起來，再就空汎，枯澀，再則條理不清，終於不通而已。於是一個青年的語文天才就

這樣的斷送了。

人到十五六歲的時節，一切趨向成熟，漸能運用較繁富的思想，對於事情好加以探求；需要着判斷事情的能力，

可是此時他周圍的功課，大多祇是教他「記」的，很少是教他「想」的。看見題目，沒有分析的能力；提起筆來，肚子裡感覺着空虛；所講的文章，多是些和他的現實不切近的；這樣如何能寫得出東西。我們試看今日大部分中學生較好的國文作品，還不是一些平庸的俗套？「青年的志願」「青年的修養」一篇一篇的寫去，何嘗是他們心裡要說的話。思想貧乏是今日學生的大病，我們便以這篇試卷而論，由辭不達意的文字間，透視過去，你可以看出這位作者的思想是如何的錯亂？他幾乎沒有了解事情的能力。還那裡能希望他作出通順的文字？這實不僅是文字技術上的事而是根本頭腦不清楚的問題。這就是國文

教學中一件極難的事！假使從此永遠用這種蒙蔽的方法不使學生透澈的認識現實，我敢斷定要使國文教學收進步的效果，那是沒有的事。

今日高中學生的功課。每週都在三十鐘頭以上，英文數理化的側重，使他們課外讀書的時間極少。（尤其是畢業要準備會考的班次）即使有時間閱讀，今日的出版界，在嚴厲的檢查取締之下，又是毒氣瀰漫得厲害；什麼袁中郎的徒子徒孫，淺薄無聊的幽默大師，才子佳人，劍仙俠客，南方的「王先生」北方的「毛三爺」，低級趣味的小報（南方的小報是嘻皮笑臉教給青年怎樣拆白怎樣撲舞女；北方的小報是板着臉教

年青反對科學提倡迷信）……無一不是給青年思想上種上毒的種子。你教青年到什麼地方取得正確的知識？

在這裡我對於這篇試卷，並不想加以若何的批評，（也無可批評）也不想怎樣嚴厲的責備。我這許多話久已蘊蓄在胸中，現在由這篇東西引起，就拉雜的寫出來。雖然已經寫得很多，可是還有些話沒有說盡，編者已再三的催促要去付排了，祇得就此停住。我想我的話雖然沒有說得周到，但這個問題總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像我們這樣的「教書匠」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怎樣才不「誤人子弟」呢？

星 火

夏武

義阿戰爭爆發了；不抵抗主義者在希望着阿國失敗，因為由牠的失敗，可以藉此給我們一個教訓：「你瞧，武器不如人家，是不能抵抗的。」這不是又找到一個同道的伙伴嗎？

喉痛

舒予

是塞外捲來的沙塵，天帶着黃病顏色，房裡充滿了沙塵的氣息；茶几剛剛拂拭過，又薄薄地佈勻了一層土。樹梢上，電線上，在嘯起狂放的曲子。

高的體溫，把神經的樞紐燃燒得暈沉麻木了，喉的腫痛不時地加劇。屋裡單調得使我厭惡；四面白色的牆，融和着窗外黃沙的天色，給予我強烈的恐怖和抑鬱；此外，便祇有毫無生氣的鐘聲，在應和着我脈搏的跳動。

喉嚨像烈日暴晒着沙漠那樣焦灼地難受，便從茶几上，取了茶杯，輕微地呷一口水；在通過喉嚨的時候，哽痛得使我禁不住全身拘攣起來。雖已吃過兩三包瀉藥，到今天已有兩天多沒有排洩了。既不能進飲食，又不能通大便，熱度的增加，把自己燒成空虛的軀殼，已足夠使我精神困疲，起不得床。

真的，比死刑還難受；凡是患過喉痛的，一定會有同感的吧！一個人有着喉嚨，是爲的要牠吸收飲食，更爲的要牠把鬱積在肺腑中的痰傾吐出來。現在却建立起一個不自由的統治；維持生命的食糧，牠給禁止了；在火燒的胸中所鬱積的，牠禁止你的傾吐；這種窒塞的罪，豈不比乾脆的死還難忍受嗎！

況且，喉痛超過死刑的苦痛的，更有牠給予人魂夢中的不安。昨夜，暗黃的燈光伴我昏沉的睡去，大約總經過一段虛縹的空白的黑色的幕，我發覺自己在這樣一個境界裡：一個白色的圈，由大而小的圈住我的脚，四圍帶着濃厚的血腥味；像小孩夢見拐子緊緊尾隨着自己似的，意識地感到極度的不安。抬抬脚吧，我要逃出這個圈子；但是當自己把脚放下，自以爲已經擺脫了那圈子時，那圈子仍是模糊地纏住著兩脚……四圍隱約哄起瘁笑，這彷彿更使我急切地感到生命的危險而焦急起來……最後這糾擾的焦點，像一個針尖一樣，刺破了惡夢的網膜，照像機鏡頭般的一下睜開了兩

眼，我得救了，可是仍舊躺在四圍白色的牆圍住的屋子裡，雷光却顯得強烈地刺眼；外面的風已在狂暴地吼起來。喉嚨星星地作痛，嘴裡帶着血腥的氣息。

味着夢中的餘悸，我不敢再合眼，癡對着燈，於是就開始幻作出恬適的園地，來填平剛才的驚恐。是的，要像一群白潔的海鷗，鼓起翅膀，用着生命的力，在蒼碧的海面飛翔；海的雄偉的音樂，使我們忘却辛勞；迎着東方的紅日，奏着進行曲吧！不甘心做缸裡的金魚，架上的金絲雀，皮圈套在頸上的哈巴狗那樣，吃着人所指定的食糧而苟活着。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有活躍的生命。爲了這個，我們更要拉起手來，撕碎這血腥的封鎖和束縛……

滴……答……滴……答……茶几上的鐘已四點半了，我守候着黎明的到來。

一九三五，五，一〇。

林講演

王余杞

——「漫遊散記」之一——

我住在端家裡。端因爲他職業上的事務出去了。我獨自待着也無聊，穿上大氅，戴上帽子，却又不禁自問：

「那里去呢？」

心理空空的，成都地方我不熟悉；那里去？委實答覆不上來。

答覆不上來就翹首窗外，兩眼看着天。

嘩啦……嘩啦……
是風吹什麼。

「又起了風，」我埋怨着。

那麼就摘下帽子。不成，依然戴上。我不能死待着，一人待着多悶！要待着還不如在家裡待着，爲嗎要出來旅行？得出去玩玩。

奇悟，外面並沒什麼頂大的風，第一，臉上的皮肉是感覺得到的；雖然似乎有一種柔和得像微噓似的東西從臉上拂過，但並不怎樣猖狂，而且也並不十分冷——按季節說，時候已經交了冬哪。

嘩啦……嘩啦……

耳邊却又響過來。不再思索，我注意到遍街的旗幟；是什麼紀念日吧，每個門口都掛上了旗。

在北平，碰上紀念日會想到天安門；在成都，想到的則是少城公園。

「好，上少城公園去。」

决定了就坐上洋車。是紀念必少日城公園定有集會，有講演，保管熱鬧。——端爲什麼不告訴我呢？紀念日應該放假，却沒聽他說起過……

老遠就望見公園外廣場上的紀念碑，過了橋就到了。

繞着公園走了一個圈，出乎意料之外，公園裡仍是疏疏落落沒幾個人。兩三個小孩在向着被關在鐵籠裡打盹的仙鶴閒談，一個老頭兒搖着掃帚掃開舖滿在道路上的落葉；一到禮拜天，還不像這等光景，何況今天更是什麼紀念日？

然而冷冷清清是真的，鄰接的幾家茶館也只有幾個老主顧在那里下棋，高談闊論的既不多，哄然的笑聲更沒有了。

我再往前走，明知道再一走就走出了公園的後門，像有着這種預感似的，我將在這紀念日碰上一個可紀念的人物。

我碰上他在一圈人圈裡，地方已經在公園外面。

他拾起地下散置着的大銅元，從高聳的兩肩中間抬出一張打皺的臉。他的年紀不比四十還多，他的風度却真像做過了七十整壽的人。嘴角上一直掛着叫人難過的笑。

我走進圈子時人已經散了些，便瞧見他死魚似的眼睛漸漸變得深了。

「還有一段，」他吃力的說，聲音有點嘶啞，「還有一

段，剛才講過了『男女平權』，」圈子裡又走開了幾個人，他大概就心那幾個已經走開，沒聽清楚他的話，就不免更加發急，提高嘶啞得像破鑼的嗓子，「這就講……這就講……」

那幾個沒轉來，而剩下的倒有幾位又被這聲音轟走了。

他臉上漲紅，額上滲出汗，猛然伸出手，抓着抓着，他像要把那些人抓回來。

他呆住了。他做出苦笑。他的眼睛更深了。他仍然在說話，喃喃地：

「這就講……這就講……」

他沒講下去，忽然又記起什麼——我也才忽然又看見什麼：在他脊下還挾着幾本書。他拿到手裡，像在我眼前一樣，我認出了那書上的名目——

「三民主義」。

他翻着書，深暗的眼睛在書頁上一瞥，立刻又抬起頭，向着站在他前面的人。——我替他算一算，合上我還不到十個人。

「這就講……這就講……」

他敏捷反而遲鈍地又翻一次書，而這僅餘的幾個人在這時候都笑着散了。雖是他終於叫出了——

「這就講『人口問題』！」

可是聽着他話的，除我而外，已經沒有第二個人。我不敢看他的臉，我猜想得出他的臉色是怎麼地難看。不等他說完「先生，修修好吧，沒有法子……」就順手抓給了他一疊銅元，回頭就走。

當時心裏自然也有點那個，總因為多在外面跑跑，看得太多，不久也就淡忘了。見着端，他問我上那里去了來，只應了他一聲「公園」，就沒往下再說。

晚間，我們仍然照例到東大街的小吃攤上吃雞絲麪。麪攤子擺在街邊上，一盞煤油燈照不出一丈遠的地方，坐下來，化不到一角錢可以吃一個飽，而且很得吃。四川的吃食原來是最有名的啊。

我坐在裡面，端坐在外邊，舉起酒杯，又開始聊天了：

我問他今天衙門裡放假不放假，他說放假；我便：

「放假你還去？」

「聽講演呢。——不到算曠職。」

「有講演得好的麼？」

「哼——」

我偏着耳朵聽他的下文，而他却掉開臉去。

「林講演！」他叫。

一隻細細的影子應聲站住。

「我請你吃碗麪！」

影子便移了過來。嚇，我認識他，白天在公園外面我認識了他。

他們像很熟的朋友，但他們又沒多說話。

被叫做林講演的吃完了麪，用手擦擦上唇黏着的清鼻涕道了謝，走了。

「你認識他嗎？」我奇怪地問端。

「我認識他，他却不認識我哩。」

？

於是他談起他認識他的情形。——也是在公園門外，他在人圈子裡講演着——

「諸君請聽，林講演現在要講一段『人口問題』。這『人口問題』呀——喀喀（他咳嗽）——總理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一天一天的加多，人多了就打仗，打起仗來大家——喀喀——都沒有飯吃。所以中國應該研究『人口問題』外國很會研究『人口問題』，有位瑞格兒夫人——夫人就是太太，喀，她提倡……提倡……」

他似乎是打算說「提倡節制生育」，但終於沒說出來，沒說出來只得改口向人告哀憐。——端便這麼認識了他。

「一樣靠着嘴吃飯，」端忽地站了起來，「有的却餓着肚子——」

他遙遙指着那已經消逝的影子。

「——有的却坐汽車……」

一輛汽車從我們面前開過。

我一把挽着他；

「你喝醉了吧，我扶你回去！」

一九三五，五月十八追記。

張獻忠究竟殺了若干人？ 夏 雍

寄園寄所寄引見聞隨筆之文如左：

「順治三年正月十日，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十六日乃命孫可望等分道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不計幼，止計壯男；五月回，上功：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

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共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潛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二十一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尙禮在成都，復收近城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

我們總計牠的數字，得六八〇，七八六，〇〇〇，再加上所殺而「不計」的衛軍家口一宗，再加上獻忠御營所殺而「人不得而知」的一宗，再加上振武等營所殺「不減可望等所殺的數」的一宗，再加上「不計幼只計壯男」的「幼兒」一宗，再加上王尙禮「填之江中」的一宗：將這五項相加，最少總可與萬數相當。那末，在張獻忠的暴力統治之下，從正月至五月止，所屠殺蜀地軍民男女老幼的總數，作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該不算不合比例吧！

假定現今全世界人口是十五萬萬，那末，張獻忠在四川獻忠起事，在崇禎元年，到順治三年，已經十有九年了，當他沒有入蜀以前，不見得是「封刀」不殺的吧；此外還有他的友軍李自成以及神一元神一魁顯道神活地草老回回曹操一

隻虎二隻虎等不下數十人，也不見得都是不殺一人的：最少最少，在這十八年中作為被他們所殺的人，數有二萬萬，決不算多，然而已經可使地球上的人類絕種了。張獻忠也是人，絕對不會創作這樣非常的『奇跡』！

據明史食貨志載：『萬曆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此時的人數，才等於十三萬萬的百分之四。六有奇。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才達到四一二、九八六、六四九的空前記錄：這才是號稱『中國四萬萬人』的史的根據。

在我們幼時所『耳熟能詳』的最典型的可怕傳說，無過於『張獻忠殺盡四川人』和『黃巢殺人八百萬』二語。黃巢起事，在唐僖宗乾符年間，但一查前此二十餘年的最可靠的戶口記載，冊府元龜，民戶只有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照比例說，那『八百萬』的傳說，已經是言過其實了，然而比之張獻忠的驚人成績，不過是一百六十二分之一而已，我們對於這種殺人統計，究竟應該用甚麼方法去認識歷史的真實呢？

我們對於見聞隨筆的作者，——假定他不是根據張獻忠行

營中遺留下來的文獻，我們竟不必去譏笑他關於數字觀念的模糊，卻應該恭維他頗能運用近代化的誇大狂的『宣傳技術』。

附記

上文寫成不久，又發現了一件史學界中很有趣的話柄——也可以說是奇跡吧。茲將本年七月八日的北平晚報原文鈔錄於左：

評清代通史 上无

『清代通史據說算得清史中第一部名著。上冊民國十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冊，民國十七年出版，蕭一山著，每冊定價四元。卷首有日本帝大教授今西龍博士及梁啟超序，均極贊美。但不幸我於瀏覽一過之後，對此書略有不敬之意，隨便舉出幾條來，自然算不得批評。

他敘張獻忠在四川屠戮（上卷頁二七一），肯定地寫道『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據說中國人數共四萬萬，連滿蒙人口在內，自然是不可靠的，也許更多。但彼時中國人似乎並未殺完；即使殺完，似乎還下欠二萬萬有奇，這筆賬，不知是否張獻忠殺的有外國人在內？（也許有人以為『手民之誤』，但我見的是再版

。」

我想是有一位有『考據癖』的先生，看了見聞隨筆而把張獻忠殺人總數記下來；歷史家蕭一山先生即據他的記載而作為實錄。我不知道他們是根本『不識數』呢？還是有心誇大宣傳？同時也佩服上无先生讀書細心，可是不要聽驚！依我的大略估計，明末流寇所殺的人數，至少要欠下九萬萬。

給瑩的信

孟 超

久別了，而又時刻記念著的瑩：

終年颯颯泊泊，像一葉孤舟似的我，一會兒流落在黃浦江邊，一會兒停頓在灰沙飛揚殘光夕照的故都城下；此刻，又暫泊住在膠澳的港口；這泊住，也只是一刻呵！常想到孤舟，然而舟還可趁風逐浪，可是我呀，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把不住舵的船夫，望著那浩瀚的大海，感到了生的前途，是這末無涯！因為青島這地方，只有一個海，海邊上是宜于做夢的，夢裡常常的使我低徊，這低徊勾起了那恍恍惚惚的影像，最容易再映現在我的眼前的，首先就是同在如花的過去中言笑追隨著而締結了深切的友誼的你了。我一想到，不禁的

感到了你也是一葉孤舟，而今流蕩在異國寒流中，也許會牽著無限的哀愁吧！

蕭忽的拿着一本新出版的藝文電影，指着你那篇『東京記程』中給琪的一封信，他告訴了我：『你看見嗎？瑩的信，寫到了她的憂思，寄到了你和琪，呵！他象寒雁似抽咽著，他傷感着她殘燼了的過去！你也許會被他引起了不寧靜的心情吧。』我們讀着，急急讀下去，瑩呵！你是知道我的，我是一個心情多麼強固的人，老實說，沒有讀完，我已經淚涔涔的下了！

你所回憶的一切，在我的心裏是一點不模糊，那過去，我多怕想他，因為一想到，任在怎樣的現實的環境中，也不能不像魂遊病患者，飄飄的追求于往昔的雲烟，而蒼茫迷離于落葉哀蟬之悽呵！然而，我們的心靈，便常常像天生就了一個缺陷，又怎忍的不想呢？才幾天事，正像昨宵一般，誰知已經幾度晦明，幾番花謝了，北四川路的霓虹燈光想依然像當年似的照着，聖母院路街心的樹影也一定還那樣的在寒風裏搖曳；可是，我們這一羣會丟下的足塵，是檢也，檢不起來呀！

你提起了琪對你的友愛，你提起了琪在那時迷茫于友愛情交流的趣事，你傷感著，我傷感著，她更會含着婆

婆的淚眼而嗔然失笑了！曾引起過你嫉妒的，她偷藏了我與她的那簡短的小詩，你到如今還不忘記嗎？這孩子氣，我們這一羣玩弄着感情的孩子，現在是時時感覺着光陰似被誰偷去了一般，怎能再追回我們那消失的年青啊！一直到現在我和琪，在生活的迫累中，一談到了那諫果般辛澁的一段苦愛，就常常的祝福著那替我們繫緊了一縷戀絲的你，而不自覺的輕輕的，喚出了幾聲：「小妹妹」，然而我們的小妹妹，離我們是遠了遠了，遠在那海的那邊。

從你所記起的，那首小詩中，使我更記起了：你是忘不了她對你的溫情，你是忘不了她對你的撫慰，甚之于你一個人獨自的寂寥在某大學的時候，她還時常的在日夕燈暈中帶着霞飛路的秋塵去接你回來，暢玩這禮拜六中課罷的餘暇，你還記得嗎？在某一次的，我們會痛遊了一天的法國公園，吃過了野餐，更在北京大戲院，看過那「La Boheme」有名的映畫，那時，我也曾亂寫過一首小詩的，恍惚的還記得那開首幾句，是這末的：

別了她獨自的從劇場中出來，

看四周的夜景清涼寂靜：

電燈的微光已淡籠衰紅，

人生的歡情也漸入浮夢。

嗟呀，人生的歡情的確的和浮夢一般，這些，也只有供我們追想惆悵而已；不用說那時的歡娛隨着似，的水流年去了，就是我和琪在那時的滾熱的戀情，經過了幾年間生活的摧打，也只剩了一點未冷的餘溫，時時回味着吧了。我告訴你，你所思念着，思念着的她，是沒有當年的溫婉，當年的輕盈了，却像鐵煉成了鋼，更嚴肅的挺着胸脯在人生的道中，她雖然已經成了一個十足的(House—wife)了；然而，她認為這是她的責任，她常常的說：「飄飄然的那是夢，在夢裏握着的是幻像的歡娛，不能夠睜開了眼睛醒。」這就是她明白了幻美是虛空的翅膀，只有在現實裏掙扎着，那才是真的人生。我們雖被生活的銹鏽縛緊了幾層，可是我們是更握緊了手，用互助來戰着我們共同的運命，這是告訴你應該安慰的，而且更知道「友情」「愛情」都是現實的東西，我們雖幾年沒見，雖這末遠，我們的過去，會繫牢了我們永不消退的感情。

你不是會說到琪是成了一個孩子的母親了嗎？好，讓我來說一說我們的孩子吧！你想，像我們終日價賤泊的人，生活是那能得到安定？如果說我們的生活的確是泛家的生活的话，那我們的孩子，也毫無疑問是成了水上的白鵝；可憐她自有生以來，就帶來了流蕩的命運的。流蕩生活對於小孩子

的營養多末不適宜的，而況經濟的繩鎖勒的人那末緊，就是孩子也從沒過過一天安樂的享受。在她幾月中，就患過了一次重重的肺炎症，那，你是知道的事，一直到現在，曾經被殘害過的小小的身體，老是不大健康；然而她那心呵，從父母的遺傳中帶來了倔強的性格，已經表現的十足，老實說，沒有脫孩子皮氣的我們，誰會撫養，教育，生活的担子担在身上的，終日裏自顧不暇，那有工夫照顧着她？是已經把她放任的和野孩子一樣了；然而，當她瞥着孱弱的小小的身體才子在街口的時候，常常的是和軟弱的孩子們成羣結隊，一看到強梁的孩子來到，她也會握着栗子般的拳頭，來表示她的氣憤了；正爲了這一點，常使我担心着這樣小就會不服強，將來恐仍會踐上我們與世難合的前途呵！

至于我呵，你早已知道了，媛已經告訴你了：飄泊了半生回到故鄉來，故鄉又何嘗不是一座愁城？所謂：『餓肥了肚皮，餓瘦了靈魂。』這是我們的強項處，也正是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的地方，然而在現在，在這樣的現在，我們要想我們靈魂不瘦，那不是比牽着驢駝鑽銅錢眼還難嗎？你走，讓你走你能走出一層沉澱的霧圈嗎？因此我離開青島，再走上了飄泊的路，可是這半載的生活，跨黃河，奔故鄉，結果又何嘗不是贏得了一肚皮寒風，哪裏有我們棲止之處？現在不

但靈魂還是那末瘦，恐怕連腸胃都乾癟了許多，更証實了，物質是支配了精神的。以前又何嘗肥過？那不過是虛腫的病，現在呢？肚皮都充實不起來，哪裏還能鼓腹而唱那幻美的夢歌呢？我要生活，可是空想是當不了食糧的，在這漠漠的潮海中，我是天生就了的一個勞瘁的旅人！這些，是不須說，也用不到再說呀。

來呀，你那藝術的才能，你那獻身藝術的毅力和決心，這些都足以顯露你那孤高的精神的。然而一樣的，一樣的也應該靜一靜心，仔細的想一想，在這樣污濁的周遭中，哪裏又容的下我們獨清獨醒呢？你受不了環境的挾制，你耐不了人們的欺侮，清高的白鶴，是濺不上半點污痕的，你毅然的跳出了銀色的黑暗圈，這足以顯出了你的魄力的，然而社會是這樣的，黑暗，到處都是烏騰騰的，又豈獨是銀色的濤中，哪裏還不是漆漆的一團呢？你要跳嗎？跳出了小圈，跳不出大圈，一重一重包圍着，豈容你跳可以跳的出？告訴你黑暗是懼怕光明的！莫幻想着這裏那裏，燃起燭火來吧！只有照明牠，莫怕着牠躲。嗟呀，我望你做一個勇敢的撲燈蛾，我不希望你熄了燈光的摸索。

媛是已經到一個僻靜的小城中，度他那教書的生活去了，也許粉條生涯是會遲滯了詩人的靈感的，然而，他是有了

安身之所了，在這個年頭兒有飯吃就是十分幸福的，而況在
 一群比自己更年青的青年隊中，或者自己的靈魂也能够被他
 們引動着燃燒起來，那也未必不是可以寄託自己的精神的事
 。他曾寫過一篇『教書樂』我從那裏領會到他是能自樂其樂
 了。然而我呢？你那篇那末傷感的散文，不知他能够看到
 不？假令他也能够看到的話，那末，這觸動了無限的感懷的
 ，恐怕又不懂我和琪了。

聽說你有過厭煩了島國的生活，即要返回故國的消息，
 果真的話，更不能不使我悵望着海上的歸雲，而有『過盡千
 帆皆不是』的盼候的，可是即便你能回來，爲了人事所羈的
 我，恐怕也未必能跑到黃浦江邊，看你坐着的那隻船載着你
 進港，而爲拂去衣衿上帶來的海外的征塵的，不過近一些些
 ，終覺着像好一些似的，咳！想到這裏，心裡總覺着雖無山

川之隔，終有些『相見時難』的悵愴呵！

這裡，你知道的，是三面群山環抱的半島，在嚴寒的天
 也透不過一點外來的風，暖煦煦的，真是窮人的幸運，躑躅
 在南海岸的棧橋上，真覺着是冬天的春天呵！然而一看到樹
 上落盡了的葉子的秃枝，和滿市忙碌着歲暮時晚的年景，才
 知道多到底是冬，這一點點暖煦，也不過是掩飾的溫情吧了
 ，你如果的確要回來的話，外灘上的風是多峭厲的，你要珍
 攝着你的身體，站穩了你的腿。

你究竟已經回來了沒？這封信是寫起來了，可是讓我我
 往那裏寄呀！

一，一六寫成

五，十一修改後

剪刀下的笑林廣記

『木狗子』與『本位文化』

五月二十一日彙報『究竟，法律這東西，以適用爲主。不適用，便該有救濟的方法。所謂外
 國人，所謂文明國人，沒有越獄的本領。不會脫鍊卸銬，不會飛簷走壁。各國的法律之中，
 當然無所謂木狗子。至於中國的英雄好漢，往往會脫鍊卸銬，往往會飛簷走壁。不用這木狗
 子，便登時有越獄的危險。所以中國的刑具，便不能與世界各國相同。木狗子：不過小事一
 段耳。

少白

詩歌

初夏

紫揚

不是纔噉嘴了玫瑰花嗎？

不是纔流散着槐花的清香嗎？

槐花白，花落恰似風翻雪。

然而風是薰熱的，

我望着剛出芽子的老榆，

心中充滿了憂鬱。

我懷戀起那冷森森的二月天，

怎麼渡過未來的溽暑呢？

老園丁又挑着水擔子過去了。

是想喝口冷水嗎？

趙老太太的認識論

汪少白

保持着埃及古代文明的尼羅河邊的金字塔，究竟替不了最有威力的鋼鐵和金銀；正和我們所誇耀的東起山海西抵嘉峪的萬里長城，終歸擋不住『我們東家』的來往自如隨時下蛋的壓空鐵鳥；同樣是鐵般的事實。於是聰明天縱的先覺者同時即是聖聖相傳的道統的繼承者，不得不斷然放棄物質的尾巴主義，而澈底主張精神文明：披戴起忠信的甲冑，把握着禮義的干櫓，掩蓋上『六字真言』或『十六字心傳』的護心鏡；這當然用不着紅夷大砲等等，就是不懼槍砲的紅槍會衝鋒劫塞的大刀隊和少林五當的國術，還要嫌物多餘，正因為無質無量的精神，絕非有質有量的一切東西所能對抗；況乎看不見聽不着的精神，本可以離開不值一錢的臭皮囊而自由自在，即令四萬萬架黃色肉體，為砲彈槍子毒菌死光之類所掃滅，而我們所獨有的五千年的精神文明，終因靈肉分離而得到萬古不滅的正果。但是，這種澈底的主張，只限於文明古國尤其是東方的如黃帝子孫之流，才有適用無享受的權利；若是野蠻民族如阿比西尼亞等，他不獨不會而且也不配。

最雄辯的無過於事實，這里，我們應該三揖三讓的紹介

肚子又陰悶悶的疼着，
擔當得起那冰冷的浸沁嗎？

五月六日，下午。

MAY DAY

丁非

五月，太陽在天上笑，

五月，兵士們的刺刀出了鞘。

春風像威士忌，

像阿希希，

像花椒——

老僧侶把帽子拉得低低，

女人把身子打扮得蛇樣妖嬈。

但是，赤手赤腳的青年人

却在一路上狂叫。

石榴樹移植到他們的心田了——

血一般的鮮艷，

火一般的燃燒。

趙老太太登場，看她怎樣的從平地而超昇天國：

當前世紀九十年代的末稍，金元帝國首都的交際場中，不時發現着一位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爲父拉丁人爲母的年方及笄的淑女：她憑藉她的天賦才情和天生玉貌，雖能顛倒玩弄好些拜倒裙下的青年；可是因爲她的先天多少帶點封建貴族的氣分，所以在互相追逐中，還沒有得到一箇金錢的「魚」和貴爵的「熊掌」二者得兼的如意俘虜。不料後來她宣布她選中的黑漆板樅候補者，卻是箇較爲劣等人種的黃臉皮的中國公使館員密斯忒趙。原來密斯忒趙追求她的時候所用的唯一武器，便是他自己介紹自己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真正嫡孫；他並且拿出家弦戶誦的百家姓來，證明趙姓是天下第一貴姓，於是嚇走了好多碧眼紫髯的封建小侯，同時並克服了多破壞好事的懷疑論者。不久即舉行了貴爵貴夫人的光寵而被羨妬的婚禮而榮歸中華故國。歸國以後，有時她與他同游故宮，看見些紅的牆黃的瓦的偉大建築，和許多光怪陸離的國寶，她證明「趙家遺產」的存在而得到光榮和慰安，同時更因爲「開放」而顯示出「與民同樂」的「我們的」大度和恩惠。她子細觀察着歷代帝王畫像，一律是平平的前額平平的眼窩平平的鼻子的類型，完全與她的丈夫一模一樣，更證明了，她家是趙太祖皇帝一脈相傳的嫡親骨肉。她雖然不希望復辟可

來罷，沒有眼淚的朋友們呵！
在絞刑台上跳個華爾茲，
在刺刀的林裏奏一闕交響樂。
爲了愛——

辣椒水是可口可樂，
子彈是朱古律糖，
電椅是駛往天堂的摩托卡。

明年的五月，太陽依舊在天上笑，
兵士們回轉頭去，把刺刀拔出鞘。

王府井大街

丁非

這條街我走過一百次，
從黃色的物克多的嘴裏
吐出來的麥唐娜的歌聲，
這回聽見的是第九十九次。

兩個法蘭西水兵，挾着
一個白俄娼婦從我身旁擦過，

是她常常的因爲歐美列強對『我們趙家的』中國的侵略而憤慨着也因爲歐美人士對『我們趙家的』故宮的歎賞而喜悅着，她的內心永遠生息在『天潢貴冑』的天國裏。

上面所述的，是某文化區中衆口相傳的一樁故事。莊子說：『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澣洗。』不認識『密昔斯趙的認識』，那只作爲茶餘後酒的一箇笑談；萬一真正認識了『密昔斯趙的認識』，正可證明『精神文明打倒物質文明』的絕對的真理，也給予『精神文明』的理論家一貫實踐的模範。

蒼蠅

舒予

熱風如酒，兼以胃裡剛吸收了食物，需要血液去消化，不禁有些迷糊起來；眼睛呆視着園裡仰鬱的綠色，和蒼白的陽光，也頗不受用：懶懶挨到床邊，昏沉的躺下。

.....
臉上有.....是的，有些癢癢的，那麼，翻一個身罷。
又一次癢癢的，那麼用手擺擺罷。

一次，一次，又一次，焦煩起來；爽性坐起來，發現蒼蠅營營的在旋舞，不時的採取着襲擊的姿勢。憬然有悟：「

那步伐是西班牙式的。

大減價。

大贈品。

從大贈品裏衝出一股香氣來，是

口紅

寇丹

立除雀斑藥水

理髮師三小時的勞力

二英寸高的鞋跟

之總和。

二十個車夫把這股香氣團團圍住，

像一羣螞蟻要積走一匹死蠅。

一輛運貨汽車，裝點着

十五世紀的朴刀和十九世紀的步槍，

把人當作豬捆綁着，

在柏油路的溜冰場上，

人之異於蒼蠅者，幾希！」

我曾在絕清早通過商場——一般人認為都市繁華特徵的商場，發現了在奇臭氣味中酣眠的小商人；有的擡起倦眼，望望陽光，看是不是又到了該起來收拾舖面的時候。這便是在這整個世界的不景氣中，掙扎着求得一點蠅頭微利，或甚至於宣告破產的唯一代價哩！

遠處小巷裡，傳來賣布的鼓聲，用玩意兒騙小孩錢財的鑼聲，賣梳頭油的柝聲……；可以使我想像到大街上的叫囂。更發現了自己，站在四五十人的課室裡，對着可憐的學生說法。

生活的意義，是需要勞動的；但是可憐的我們，却是浪費了精力，搶來些食糧，維持着在這裡喘氣。

「在中國找不出一個是做『事』的，都是些『吃飯的』」。一個朋友這樣說。當然，這話並不十分正確，正有着成千萬的人，在推動着時代的機輪；但是，像我們這樣的，却都包括在內了。無論你有兩片嘴唇，會說得怎樣的好聽；平心靜氣的思想，自己除了爲着飽腹以外，還可以找到什麼？

便這樣像蒼蠅一般，附羣逐臭的飛舞着，一直到生命的終了嗎？不，我們不甘心；蒼蠅生活太枯索了。然而緊跟着在不甘心這一點上，又找到了自身類似蒼蠅的卑污。

吱的一聲，滑過去了。

腐爛的街，

腐爛的城市，

腐爛的一切。

毀滅！

貪圖着目前的苟安，祇在狹小的圈子裡舞旋，永久的沒

出息；就會嚷嚷，實際上是施行着慢性自殺。明知道即是這

眼前的一點，都不可靠；當你去爭食物的時候，搓手搓腳正

在自得，後面還有蠅拍子在等待着；也許那食物便含着毒藥

。也常常告戒別人：不要如此的墮壁，要開發新的路，爲了

子孫，爲了自身，用血和肉建築一條坦途；自己却並沒有忠

實的去放下第一塊基石。

有時我們也會誇矜；不要忙，這兒有解剖刀，解剖着看

，除了有着蠅脚上所繫帶的毒菌外，所可驕傲的：是醜惡的

紳士面貌？抑是憑着優越的機會所得來的殘破知識？

揭開我們遮眼的幕吧，不要使得自己的眼光，祇看到鼻

尖。現在，已不是蒼蠅能存在的世界了。

一九三五，五，九。

雜感

亞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瞧，除非給瓜分了，我們總是有希望的。

×

×

×

「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賈誼還主張

給子民一點甜頭。但是，總似乎有點不乾脆；倒不如刮他個一乾二淨，

瞧他怎麼辦。

小說

罌粟花

李仲毅

在一個將曉的夏天的夜裡，從一片死一般沉寂和陰鬱的
房屋與樹林中間透出一點慘白的燈光來。發出這燈光的所在，
是一個狹小的土窰，二尺見方的窗子裡，透進去天的一小
片。燈光中隱約地照出几件破爛的傢俱的陰影。小土坑上有
半牀破蓆和兩個油膩的發光的枕頭。在一張被子的盡頭，露
出一個衰老的為幾十年憂患折磨着的枯瘦的臉來。

這個屋子裡有兩個人，病得非常沉重的老福生和兒子根
根。

黑夜邁着大步向黎明走。

老福生有點清醒了，在他昏迷地躺了兩天兩夜之後。他
覺得彷彿在昏暈的蒸熱的濃霧裡，頭大得要衝破了這間黝黑
的小土窰。乾燥的喉嚨像幾十年不用了的旱烟袋桿子。他想
喝一口水，但是說不出話來。頭動了一下，立刻在他充血的

酸痛的眼睛裡，看見了一個臉，那彷彿離得頂近，却又極模
糊似的。

「爸爸」

他聽見叫了，不錯，那是他的兒子根根。大眼睛正看着
他，親愛的臉上，嵌着黃豆大的淚珠。

於是他的知覺又回復到世界上那傷害了他的東西，像毒
刺般地痛刺着他的心窩，一斷片一斷片的事情，清晰地像走
馬燈似地連貫而迅速地在他腦子裡閃過去。

多麼美麗的地方，山上和田裡！

一望無際的縱橫的田畝裡，擠滿盛開着的罌粟花和它的
大的油綠的葉子，每一朵花小鑽石似地放着光閃閃，緊聯着
這艷麗好平原的，是一個藏在樹林的蔭影裏的山坡。一些石
頭蓋成的小屋子的房頂，和山崖上土窰的窗子錯落地安插在
樹梢中間。

多麼溫和的五月裏清晨的太陽？它染紅了天上的雲彩，又看着大地微笑。原野的微風挾着罌粟花的香氣，濃厚地到處穿流，似乎可以把捉在手裏。

各處早已有着勞動者的騷動了。山坡上的小路被樹影塗上不規則的痕跡。他和他的獨子根根，一前一後往下邊走，根根前邊邁着矯健的步子，活潑地走着跳着，矯健得像一匹蓄着無窮力氣的剛長成的牡馬，他心裏充滿了安慰和喜歡，乾燥的嘴唇上點染着微笑。

根根忽然跑快了。

「根根！鬼趕着你，要摔跟頭嗎！跑那麼快？」

他嬌愛的口吻高聲喊着責備兒子。根根不回答，更快地往下跑。破爛而髒得像煤似的小衫的後襟，因為敞着前面而一上一下地跳舞。——小三哥在山根底下招呼他。

這個寶貝兒子，是他蒼白的兩鬢的報酬。當這孩子像小雞一般搖擺着走路時候，他的妻子死了，窮苦使他不能再娶一個女人，於是像母親似地，背上駝了兒子，狼狽而忙碌地工作着。經過了一個這麼長的歲月，現在他長成了高大而且強壯，不錯，整整十七年了阿，多麼悠遠而艱苦的歲月！

山根下根根高聲笑着。聽小三哥學說酒鬼常榮昨天晚上開的笑話，只聽見末一句話：

「他哭着向人要媳婦；可是他只剩下半條褲子和一羣蟲子了。」

「福生伯您早！」小三哥招呼他，還壓不嘴角上的笑。「根根待會兒找你們玩，有客怕爸喊。」便像一條狗一般跳着跑着回到山脚他家的小院裡去了。

「常榮要媳婦。」——他想着又看看殘留着笑的兒子的臉，那臉是年青可愛，眼睛發出愉快的光芒。——「不錯，該娶媳婦了。根根廿一，貞姐十八，無論如何總該辦這事了，只要煙收好！——這美麗的希望靠着眼前這些燦爛的花呵！——上天保佑！」

走到自家的地裡了，他彎下腰，仔細地像找孩子的壞毛病似地查看那些一列一列的罌粟花。它們整齊地妖嬈地長着，每一苗伸長的姿式，似乎他都能明白地記住。他和他的兒子爲了它們整整工作了半年了——一次一次地上肥料，一次一次地鋤，一次一次地澆，於是它們便從芥子一般的小東西，透出嫩芽，抽起枝來，現在則燦爛地開着花了。花開得特別好，又大又肥，大人頭的二畝，簡直像荷田裏一片白色的花，在濃綠的葉子間高聳着。小紅花的和十錦的，又繁又密，每一棵上，都有十幾朵。他彷彿看見將來的煙葫蘆，一將要壓彎了桿子，一個則和去年的密棗一般地繁結。

他帶着不常有的笑，走過一壩又走一壩。

「福生老，你早！」一個人招呼他，他趕快站起來，聽聲，我就知道是楊儉齊——那個城裡人，滑頭的大土客。」

烟真不壞，聽小三說你上地裡來啦。」

「你老下鄉來啦？住在小三家？」

「對啦，你今年種了多少煙？」

「十二畝全種上了。」

「一定發財，恭喜恭喜。虧了我們這位主席寬宏大量，

雖嚷着禁煙，可是依舊攤派煙畝；不然窮人怎樣翻的過身？

咱們賺點錢，他每畝抽個四五十塊錢頭兒，也不算什麼。哈

！哈！哈！」

「不種也得出款呵，您說賺錢嗎？賺錢的不是我們是他

們呵！那一年不括個干干淨淨，給我們留下一個銅子兒？」

根根說。

楊儉齊笑着。

「唉！不瞞你老說，種五穀到底是祖宗傳下來的老實法

子。可是這年頭兒，糧食賤得和土一樣，這樣捐，那樣稅，

今兒打土匪，明兒出兵差，鬧得一年挨餓，還得堆飢荒；我

要不是有榮二爺的一百多塊錢債，今年也不下這狠心了。」

「你說是不是？一來損陰德，洋煙真是追命丹！二來靠不住

來場雨或雹子，吹了，簡直的一干二淨呢！」他說着戰慄了
一下似乎有點不祥之兆，他立刻後悔說這些話了。

「龍王爺的事兒可說不定。」楊儉齊望望站在他旁邊的
根根。那孩子正把眼睛注射到他臉上他覺得有點不安。「要

不福生老，你斷出去吧，又省心，又省力，乾淨賺點錢。」

「不知道能有好價錢嗎？」

「哦！哦！」他沉默了一下「這十二畝煙，說壞不壞，

說好也不太好，大概可以收個四五百兩土，按時價一塊五

——大概過了煙季一定要大跌，至多賣個四百來塊錢。」

「不止這點吧？」他心裡激動起來了對於自己的希望動

搖起來了。

「我的眼睛還會錯嗎？你老要斷，我接手，我可以多雇

人手，不至於糟塌了煙。」

「不，我不斷。」他簡單的遲疑地說，一邊心裡在打算

盤——誰說這煙不上好？何止收四五百？煙價又何止一塊錢

？假定每畝五十兩可出六百土，每兩一塊二，也出七百多塊

錢呢？

「不斷嗎，福生老？」楊儉齊微笑着說。「今年往上報

的是六千畝，實際上一萬五千畝也多，每畝至多合四分地，

你也不過出個二百來塊錢煙款，淨賺二百來塊呢！」

他躊躇了斷不斷呢？不斷，提心吊膽，像在刀尖上過活，萬一來場雨丟了，就這眼前二百來塊錢煙款，就得要命；斷了呢？白丟好幾百！剛剛修還榮二爺的債，預定的計劃，是無論如何不能實行了，可是那件事是非辦不可的呵！十七年來沒有女人的家庭，殘酷的過度的難堪的勞動，使他想起來就痛心；而且親家劉老三——那不長進的煙鬼，窮得連傢俱都賣，「混不了一年，」貞姐準得讓他偷偷地賣了；再不然引了無賴到那女兒的房裏去，……但是不斷呢，現成的煙款就拿不出來。……

他抬頭看看那狡滑的機靈鬼，正拿眼睛看他等候他的回答。又回頭看看兒子，那孩子眼睛閃着光，雄壯而且馴順。……總得辦這事，當初下定五十元講好的一百五只要一百元就可以娶過來，……無論如何不能斷。

他越想越着急。

「福生老四百塊錢，你再計劃計劃。」

「晚上見話，我還得想一想——晚上小三家看你老。」

「好好，回頭見。」那機靈鬼笑一笑。「根根真是一個

好男子，強壯得像一隻牛犢，老哥好運氣。回頭見！」

湯儉齋又查看別人的煙田去了。這地方那一家種多少煙

那一家需要錢，他似乎肚子裏有一本賬。

「唉！唉！」他自己嘆口氣。

父子兩個一前一後又往回走清晨的太陽在他們身邊拖着個長影子。現在地裏工作是很少了。烟地裡玉米已長了一尺多高割了烟就該鋤了。可是每天必定得上地裡一回，來查看查看那些開的和謝的花朵。

到家了，根根升火做飯，他取出旱烟袋慢慢地抽。腦子裡像夏天暴風雨前的雲層一樣擁擠着混亂着一團又一團。

「這場烟能豐收了麼？這只有天知道吧！」他喃喃地自語着。

「根根！家裡還有香嗎？」他忽然像了悟似地想起求籤來了。

「有哩！」根根揉着如煙熏紅了的眼睛。「爸爸要它幹什麼？」

「求根籤去。」

「爸爸老是打卦求籤——」根根總不願意他爸爸燒香，可是他終於從牆上掛的木板上取下一把香來。「吃完飯再去吧。」

「不，回頭吃。」他拿了香往外邊走。「不是火還沒生好嗎？」

從窰旁邊上去，不到半里路就是廟。塔上邊的金屬的頂

子發着光。廟門口的一對石頭獅子張着嘴向他打哈哈。

走進陰森森的大殿，兩個小和尚迎着他站起來。他們穿着很乾淨的灰色衣服這幾年來到處鬧飢荒，只有和尚的生意是照舊發達的。

「求籤」他從口袋裡掏出十個銅子來，鄭重地送到小和尚手裡，便就神前的臘燭上點了香，跪下磕頭。小和尚把一個磨得發光的木槌頭，噹噹地敲着磬那聲音悠揚地在大殿裡迴蕩着，發出神秘的力量，他心裡立刻得到無窮的安慰和依靠了。

站起來，兩手抱住籤筒，花拉花拉地搖着，一根籤掉下來了，他用戰慄的手檢了起來，小和尚便接過去看。

「福生老，一百八十八。」小和尚說着立刻從籤簿上找這一卦。「恭喜上上吉卦要寫出來嗎？」

「先唸唸我聽。」

「若占此卦大吉祥，行人回轉病無傷，婚姻買賣皆成就，時來運轉樂安康。」——還有四句是：「時來運到，諸事皆好，婚姻買賣，福多禍少，福生老，你聽清了嗎？」

「抄一張！」

「好！好！」

他滿心歡喜地拿了籤條回家去，根根已把飯做好多時了

「根根，煙不斷了，準能收好，你看這卦多好！」他一進門便高聲說。

「爸爸，隨你的意思，當初不是我說不全種煙嗎？可是債又不够還，糧食賤得糧都納不上。如今既全種了煙，就和賭博一樣，只可撞運氣了，收不好也沒法子，收好了，再要價錢高，就可賺了。」

「對啦，收好了，就賺了。」他一邊說一邊把籤條給了兒子。「唸一唸，根根，上上吉卦！」

「爸爸，這算什麼！」但隨即唸了一遍，隨手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了。

他不住地想着卦上的話而高興着，可是那孩子總有點心不在焉似的——可是根根是好孩子，又勤苦又認字，大人不記小人過，神仙菩薩還能怪罪他小孩子家嗎？

他們吃着飯。

「爸爸可是煙欺呢？」根根看着他。「三舅家也去過了，他簡直不認咱們這門親戚，一點忙也不幫。王大伯也說周轉不靈。——眼看着就到時候了，至少要先交一半呢！」

真的，這件事不也常在他心上揪着嗎？够得上有交情的幾家，柳二麻子和他三叔近來窮的和自已不相上下。褚大個

子也一年不如一年了。其實何況他們呢？連三百畝地的財主常榮那小夥子，不是不到五六年光景，窮得不剩一畝地了？

算來算去還算榮二爺腰把子粗，司令部的舅老爺，又放賬又作買賣，不怕官，不怕款，倒是有錢，可是已經借了人家一百多了人家還肯再借嗎？再者利錢又大！……算去年賣棉花剩下三十七塊錢，辦不了一點事！烟款是派到六畝；可是榮二爺的三百畝烟，不是才派廿畝款嗎？雖然自己的煙好；可是他的也不弱呀！去年全縣是五千畝，誰想今年又加了兩千？去年多種點多好？時令又正烟苗又好，要不是錯打了主意，也許真姐早娶到家了。

「上上吉卦，時來運到，諸事皆好……」他喃喃地唸道「根根我還和小三爹向二榮爺借去！」

「找那吸血鬼！」

「爸爸心裡有底子，孩子，今年要大賺錢呀！」

他吃完了飯，找到小三爸爸，央他同他上榮二爺家去借錢。一心被希望鼓舞着，覺得很高興。到進了那黑漆的大門，他的心便像被石頭壓上似地覺的沉重的難過，連呼吸也不自由了。

賬房劉爺正在院子裡站着，他恨死了這個人！就是這個人每年爲了利錢搜盡了他最後的糧食和稍微值錢點的東西……

甚至於妻遺下的一件竹布衫子也讓他拿走了。可是他不是好惹的呀！於是他陪着笑臉說：

「劉爺您也在家？」

「是還錢來了？」

「唉，煙還沒收，款倒要先交，是求榮二爺來了；回頭還求劉爺幫些好話。」

「你窮的骨頭都滑滑了，那一回要利錢，不淘多少氣？又借錢？」

「福生是你嗎？」榮二爺出來了，走步全身的肉都動。「你舊的不還，又借新的嗎？」

他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榮二爺回頭招一招手，房子裏一個聽差端出一把竹椅來，放在廊底下，隨後又拿出一個擦得雪亮的水煙袋遞上榮二爺手裡。榮二爺坐下了。

「二爺，這幾年，我實在是餘不下錢，前年過了三次兵，就丟了三四畝地的出產，去年連長打土匪又毀了一頭驢……」他看見二爺繃眉頭了。「二爺我今年全種了煙，一收了煙就全還，可是烟款沒法子繳……」

「二爺，您救救他，他實在是老實人。」小三爸說。

「你現在還有多少地？」

「他有十二畝地。」劉爺說。

「你打算借多少？」榮二爺撫着小鬍子，眼望着天。

「我要二百五。」

「你要二百五？」榮二爺又低下頭裝水烟。「你從前借

我一百塊，五個月沒繳利錢了，共合一百二十塊。索性再借

給你三百，共合四百二十塊，把你地約押下，一個月以後，

到六月初一，你的烟也賣出去了，你準定給我送四百六十塊

錢來。——我救你這一災，算你個大加一不算過分吧？常老

大（小三爸）你做個承還保吧！」說完站起來回屋裡去了。

……

他戰慄得幾乎畫不出十字，當劉爺把借約拿到他面前的時候，然而他照辦了，他不能等着挨委員老爺的棍子，他要留着他的兩條腿好收烟。

花兒漸漸萎了，煙葫蘆長得又肥又大，簡直像拳師傅的拳頭大。

他常去廟裡燒香，門口的石頭獅子朝着他打哈哈，於是

他帶着幸福的希望回來。

催款委員來了他交了款。

總得感謝上天十幾天來都是晒得地皮出火的天氣，各處都陸續準備割烟了。他早早就雇好了短工，都是割烟的好手，不輕不重，又快，又不出毛病——小劉三，塘子，長發，

再加上他和根根。五個人從太陽走到天正中到眼昏，五把三刃的小刀子在五隻熟練的手裡很快的倒退着兩排又兩排地第一次就割了六畝多。乳白色的烟汁從刀口溢了出來，葫蘆上齊整地成了白色的條紋。

到夜了，根根吃完飯，拿了氈子和大棉袄，到地裡照煙。他一個人拿着烟袋坐在院子裡，滿天星斗對着他閃眼，他心裏又打算盤。

……每畝五十兩……六百多兩……每兩一塊二……七百多塊……除過還榮二爺四百多，還剩二百多，再加原有的三十七，給根根娶過親，還剩一百多。從此再不必挨「狗腿」的棍子了，也不怕再因為繳不上什麼稅什麼捐而去坐看守所了。

「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忍苦耐勞，菩薩一定保佑的。」他喃喃地自己說着，又便站起來，回屋裏睡覺去了。

第二天星斗還沒有退完他便起身往地裏走。帶着五把老鸚嘴刀子五個洋鐵筒子。

到處是在地裡過夜的人，有的已經醒了，取火吃旱烟，有的還蜷睡在棉袄裡。

「你早呀，福生」一個人把他攔住了，那是小三的爺爺，一個不信菩薩不敬祖宗的基督教的老頭子，一個見人就說

教的半瘋狂的人，他常常在各處巡行着。「你，福生，也種雅片呀！和我的那些畜生一樣？種這毒東西？你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到處是魔鬼呀！他們打人殺人向人要錢，他們只要洋布不要粗布，只要洋靛不要土靛，我們地裡的東西不值錢了，我們該祈禱上帝把這些東西都收到地獄裡去！——你們沒路走了嗎？你們該祈禱呀！」

「祈禱誰呀，老爺爺；上帝在那裡；我們要自己打毀了這些魔鬼呀！」根根不知道幾時已經走到他們旁邊了。

「你小魔鬼，你毀謗上帝！」老頭子趕過去打根根，根根早一溜煙跑了。

他離開了那吵鬧的老頭子往自己地裡走。想着老頭子的話，他說的也有點道理，世界確是變了，人是一天一天的難活了，到處鬧飢荒，家家都賣地拆房子地對付官款土匪和軍隊。——但將來是走到世界的末日呢，還是要變到什麼樣子，他可有點想不開了。

地裡開始熱鬧起來了，各處都動手收煙。少年們有的唱着割洋烟的調子，討飯的敲着魚鼓簡板唱種洋烟，一家一家換着去討煙。竊煙的男子婦女，受着人家的叱罵，成羣結伴地擠在後邊收殘餘下來的煙。——這是一年中唯一熱鬧的季節呀！

太陽出來以後，各處的煙大半都收完了，大地上漸漸清閒了。

回到家，查查第一次收的烟足足七十多兩，成色又好，體質又硬，他心裡很高興。

到黃昏又割了剩下的幾畝。可是天作怪——真是作怪，起雲了，在吃過晚飯根根走了，他一個人坐在院子裏的時候。一團又一團地飛滾着來立刻變成黑夜了。第一聲霹靂大響着的時候，從他手裏，旱烟袋不知不覺地吊在地上了。他的呼吸幾乎停了，一片黑暗沉重地壓在他的心上。一些烟季的雨所給與他的慘痛的記憶一剎那間都鮮明起來。

……根根十六歲的那一年，一場雹子把半熟了葫蘆的三畝烟打得一片平土，賠了，五六十塊錢，第二天又在割了烟的夜裏下起連綿雨直到烟葫蘆萎或軟蛋子，一總貼出了二畝地去。前年是割了煙天明就下雨，冒着雨去收煙淋得根根害了一個月傷寒。……

「天呀天呀」他叫着拾起烟袋，回到屋裏。摸索地從根取香的地方取了三根香，插到做過晚飯的柴灰裏，點着了，三點紅火頭在黑漆中閃亮。他用戰慄的手插在放着祖宗牌位的桌子上的香爐裏，跪下來了。

「祖宗菩薩，保佑！發慈悲——」他雙手合在一起，嘴

裏喃喃地祈禱着，把頭在地上磕得響。

破門扇花拉響了一下，他驚得呆了，但立刻站起來跑出去，他以為根根回來。原來起了風，風越來越大，樹木大聲喧鬧着，像千軍萬馬奔馳在平原上，又像海上，萬頃波濤澎湃。雲慢慢地被掃開了，他舉手向天，對着透出來的兩三個星，說：

「感謝蒼天，菩薩是不騙人的喇！」

他走進房子，在祖宗桌前磕了頭，然後睡了覺。

第二天又收了烟。

接着過四天又割了第二次，是一點雲都沒有的好天氣。

接着……

烟苗拔了，堆成小山一般高，烟是用油紙包好，五十兩

一包零頭不算，整整十二包。

「哈！福生叔，六百兩！」長發笑着向他伸個大拇指。

「發大財，發大財。」塘子也向他打哈哈。

每人多要了三毛錢酒錢。

從那一天起到處打聽烟價，每次回來，總是垂頭喪氣，心裡像油煎一般，着急煩惱。根根也常常走出去，又走回來，替他報告價錢。

「爸爸，一塊錢，應了老楊的話了！」；

「爸爸，又落了兩毛！」

……

楊儉齋來了。

「福生老！發財！發財！聽說你們的烟真收的不少，讓給我吧！」

「好好，價錢多少？」

「你老是自家人外邊都落到六毛了；我給你六毛五。」又是狡滑的笑。

像從頂上澆下一盆冷水，六毛五！這又是能的事嗎？他否定地搖搖頭，不能賣，無論如何，——六六三十六，六五三十，連還債都不够呀，這是不會有的事！

他的心在絞痛。

他一口回絕了楊儉齋，那人冷笑着走了。

根根回來了，他說：的確確落到七毛五了，不過要在城裡遇見大販子還可以多到八毛。

好，城裡去，若能賣，到八毛，六八四八，剛够還榮二爺的債，等秋後或明年，再娶貞姐吧。

第二天，星星還在閃眼，他們打好了包袱。根根背了四百兩，他背了二百零八兩，雞還沒叫，便往城裡走。

走出村門遇見長發。

「老叔，那裡去？」

「進城。」

「發財發財！」笑着走開了。

「發財！」根根恨恨地說。「只有帶兵的，做官的，和財主家，才發他媽的昧心財呢！」

他嘆着氣。

「反正够了，爸爸，除過加一捐的烟捐，加上家裡剩下的錢，總够還榮二的債了。以後我們不求人的，就不受氣了。」

「唉！唉！」他又嘆着氣。

進了城，到榮興土店裡，找了劉三爺，總算他體念苦人，八毛錢出脫了。

他把捐錢數出來然後一百一百地用紙包好，交給根根。

「過路財神，這手來，那手去！」

官膏局上了捐。又買了幾個燒餅當早飯，父子兩個又往回走。「根根，我們几時翻得過身呢！」他痛苦地說。

「永遠一年做的，不够一年用？」

爸爸，這有什麼法子？今年還是運氣好，還了債就從地獄裡熬出來了，就我記得事情，一直到現在，那一年不賣地不借債？——並不是運氣不好，是我們的對頭太多了。像那

一年說收得多，可是洋錠來得到處是，又賤，又出貨，我們便賠了。那一年棉花收了六七百斤，預備賺點錢了，誰料連村裡家戶，都賣洋線織布，棉花又有什麼用處？——再說家裡又存不住貨，地裡出來，就得往城裡挑，賤得和土一樣也得賣，爲的錢緊呀！像今年苦不是趕初一要還榮二家的債，何至於八毛錢就全賣出去？」

「末日快到了，根根，常老爺子的話是真的吧？」

「爸爸，世界几時完呢？——誰也不知道，可是總要變的，好像從有皇帝變到民國，從土錠改用洋錠，從土布改用洋布一樣，世界一天不完，就要變一天。你不看見家家拆房賣地麼？一年一年家裡不能住了；城裡閒人多起來，土匪和兵也多起來，就因爲人人都想活命呀！」

「將來也許成了土匪世界吧！」

「誰都不敢說呀，——可是那也好，有福大家享，有苦大家受，有事大家作，也許是一個好世界呢！」

走到八里村的林子裡了。

像一個夢似地，長發站在他們面前，後邊站着兩個拿槍的，槍口對着他們。

他戰慄得似乎失了知覺。

「老叔，借幾個錢花。」長發開口了。

根根罵起來了，他連忙揪住根根的衣服，跪在地下。

「可憐可憐！長發老爺！這錢都不是我的，要還人家呀！」

「我知道，要還榮二——他那麼有錢，你再送給他麼？」

根根背上包袱，讓人家拿走了，那兩個人又拿槍逼他們快走。

他覺得天旋地轉，只聽見根根帶哭地叫爸爸，那聲音彷彿隔着几重山遠……

「爸爸，喝點水吧！」

半杯水端在一隻手裡，一隻手扶着他的頭。他喝了几口水，生命力漸漸蘇醒過來了。

「根根！」他哭着，喘着氣。「我們遇見了什麼事？我們的錢叫人家搶跑了！」

「爸爸！不要難過吧！到那兒說那兒話，就有天大的事，無非扔了這個家就完了。我到那裡也能叫你老人家吃一口飽飯。」

「咳！咳！」老福生呻吟着，他週身酸痛，可是頭却漸漸清醒了。

太陽從山尖上走出來，照得滿窗發紅。忽然几聲悠長而

響亮的鐘聲，從山上送了過來。老福生想到石頭獅子，塔頂上的金屬的光亮。宏麗的大殿，和莊嚴的神像，於是神秘的磬的聲音又彷彿在他耳邊響着，小和尚唸着籤條「上上吉卦」，「唉！」他發出怨恨和悲痛的一聲長嘆。

「根根，初一了吧？」

鐘聲還在響着，他忽然想到這件事。

「是吧？」

「劉爺來了吧？榮二爺來要錢了吧？」他又哭起來了。

「爸爸你安心養病吧，我有法子！」

漸漸地他又睡着了。

他醒來的時候，根根不在屋裏，院子裏有几个人在忽高忽低地爭執着。

「你們不要弄醒了我爸爸！」是根根的聲音。

「非這麼辦不可，二老爺吩咐的，你圖個押吧！」是劉爺的聲音。

「根根！」他努力想大聲喊，可是聲帶像斷了的絃，再也發不出響亮的聲音了。

「根根！」他又叫，連心裏都抽得在痛。

「就來了，爸爸！」根根回答他。

幾個人的脚步聲走出大門了。

根根進來了，強抑壓着臉上的悲苦，走到坑前。

「爸爸！醒了麼？身上好點了麼？」

「他們把我的地拿走了嗎？」老福生伏在枕上嗚咽地哭

着。「我的地呵！」

「爸爸！你有根根，你餓不着！爸爸！，你趕快病好，

咱們就有法子。反正我永遠不離開你老人家，當兵我不幹，別的都行，至壞拉洋車一天也撈一半塊錢！」

是的，根根必須活下去，他年青而又強壯。老福生呢，他不能把他的根根獨自一人，丟給這豺狼滿地的人間，於是他擦乾了眼淚，他不再哭了。

一九三四年的烟季。

左琴科小說二章

梅雨譯

一、一件冒險的故事

1. 秘密的圈套

在第四層樓的樓梯頂，那個陌生人站住了。他在衣袋內摸索了一下，掏出了一盒洋火又擦了它，一朵小的黃色的火。他照着門前黃銅的名牌。在名牌上寫着：

「約關夫·彼得洛維齊·西斯門」

牙科醫生

「這就是了！」這陌生人低聲唸着，當他找不到門鈴，他便用腳踢門。停了一會兒，門悄悄地開了。

「對不起，」謹慎地走進穿堂的陌生人問着，「大夫今天瞓病嗎？」

「你可要等一會兒，」醫生冷淡地回答。「我已有了二位病人了。」

「好的，我可以等一等。」他和善地答應。

醫生給他一個尖銳而又會意的眼色，惡意的微笑着說：「請到膳廳裏等一等，可以嗎？跟着我來吧！」

陌生人剛剛坐下去，立刻牙醫生就急促地轉過身來，跳出了房間，砰然地帶上了那扇大門。接着就是鎖頭不祥的克拉克的聲音。

面色死白的陌生人，像找尋什麼似的，環顧着房間裏的一切。那兒差不多是空空如也，除開一張鋪着桌布的桌子同一對木椅子而外，便一無所有。

2 牙醫生瞓着那陌生人

二十分鐘後，牙科醫生，約關夫，西斯門瞓着那位陌生人。

「我非常抱歉的，」醫生說，「把你關在這房間裡。但係隲隲，我沒有使女，而且你亦知道我們活着這時代吧？不久之前，一個病人從我的衣架上拿走了二套大衣。幾天前，一件皮袍又不見了。而今日，你想想，一個可憐的惡鬼又偷了我廳上那僅有的銅痰盂。我覺得差不多快要完全捨棄這件職業了。你瞧瞧當我賺了一個病人又來一個病人那樣忙着的時候，那在候診室裡的，就把那地方所有的東西都肅清了。我是採取着預防的方策的。請原諒我……把口張開吧。」

「嗯……」那陌生人含糊地回答張開着他的嘴，

3 靈巧的手藝

那陌生人走到街上，在一根路燈桿的旁邊站住，報復地微笑着。

「媽的，讓我瞧瞧這不中用的東西是什麼樣子的。」

從他的大衣內，他掏出了一張桌布，把它展開來。

「那是一張破了的桌布！全是補綴了的，」他喃喃地唸着，憤怒地吐了一口唾水。

於是他頓着足的走開了，他接着說：「啊，好吧，不要緊的。那兒除開這臭桌布之外便沒有旁的東西了。到底，他那對椅子終有給偷了的一天的！」

他聳聳肩，緩緩地走開去。

二、一樁鹵莽的事件

這是一件關於一個「涅曼」(指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期中的暴發戶 (Zedman)——譯者註)的故事。不論那個普羅列搭利亞特，如果不願意讀它的，他們是可不必要的。我們並不堅持神經過敏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的份子讀讀它。可是這是真確而又充實的，而且不應當一言不發地把它忽略過去。

這是晚近發生的，某一天的早晨，涅曼艾哥爾，哥爾布斯金正在家裡飲茶；很多的牛油，自然還有乾酪同一大堆的糖。茶，攪着洋梅醬。

家裡所有的人都在那兒，飽足地咀嚼着這些東西。哥爾布斯金，這涅曼亦不能例外的，一樣是狼吞虎嚥般的吃着它。

在吃的時候，談話交錯着。「我們滿足了我們自己之後，回頭還得開一間店子，因為我們應當，這麼說吧，由幹一點小生意，來獲得一些我們吃過的那樣的東西。」

驟然，樓梯那兒的鈴聲響着。

鈴還是響着，一個非常平凡的人行進來說：

「我是吉，勃，烏(即 G.P.U. 之音譯，意為蘇聯國家政治警察局。現已取消。——譯者註)的執行人。別害怕。你們中那個是涅曼艾哥爾，哥爾布斯金？請他快快準備，跟

我一起走。這是拘票同傳票。」

因此，涅曼哥爾布斯金的面色變成死白的。他開始看那傳票，是的，那可是真的；他被命令着要立刻出庭，爲着一件刑事案件。

涅曼從桌邊站起來；恐怖地戰抖着，牙齒達達地在打戰。

「我只希望，」他說，「就是這不會是一樁死刑的案件。死刑實實在在太叫我難以忍受。不論什麼我都是願意犧牲的，那麼，上帝救救我吧？」

涅曼依依不捨地同家人告別。他爲着這命運的無常哭了一下，就把一些剩下的食物同三包煙捲裝在一個袋子裏，然後，就在全家人的哭聲中分手了。

已經三點鐘了——涅曼沒有回來。

整座樓房充滿着啜泣與號啕的聲音。親戚們都來商量。

他的妻子馬丹哥爾布斯金，嗚咽着說；

「我們還沒有知道，究竟爲着什麼案子叫他們捕去了我的丈夫，但是一件是顯明的；他們總要判他什麼的。平日是與全體衝突着的——我們全在蛋殼上走路。但是難道他們準不會判他死刑嗎？」

涅曼的兄弟，保爾哥爾布斯金說：「我不相信是一件

死刑的案件，」他說「大概總不至於吧，由他的社會地位看起來，他們將要沒收他的財產。這，」他說「準是氣數吧。因此我提議清理財產，不然的話，這寡婦怕沒有法子過活了。」

接着，自然，親戚們便着手搬出食櫃裏的東西，非常迅速地。他們拋出了很多成套的衣服同大衣，疊成一個小堆，開始把那些拍賣了。各色各樣的商人都團團地圍住。他們一樣地亦拍賣了那些傢俬，並且把鋼琴的價錢標得很平直。

等到晚上，一句話；全都出清了。他們甚至着手轉租整座的樓房。那寡婦同他的兄弟只留下一間房間，其餘的房打算着轉租給一些適當的租戶。

驟然地，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涅曼哥爾布斯金回來了，很快樂的而且帶點醉意。

「呸！」他說，「我想那是一件死刑的案件，全媽的，不是那回事。他們爲着調查一件事傳了我作一個証人。當我喜出望外之後，在酒館裡便逗留得太久了。對不起得很，爲着這些麻煩與騷擾，親愛的親戚們。」

接着，自然在這什麼都賣光了的家裡，一幕啞劇隨着開始了。

但是涅曼哥爾布斯金却一點亦不裝作地說：

「什麼，」他說「把什麼東西都出賣了，那真是一件最妙的事情。我們全都在蛋殼上走路。沒有財產真真是最平穩同可敬的。」

在跳了一下狐步舞之後，親戚們悄然地散去。

七，十九日譯
「附註」佐琴科 (M. Zoshenko) 即文史第一期柳門先生

譯為曹西先珂者。本二篇最好與「一件驚險的

故事」一文同讀。

戰爭與小資產階級

在戰爭前是和大資本底利害相一致的小資產階級底利害，在戰時就區別出來，得到自己底真實的歷史的評價了。

「自由交易」的原理，在戰時，是次第地被驅逐了，隨着農業及工業製品底缺乏之成長，首先第一，就威脅着小資產階級底利害的那種種形體的徵募，現露了出來。為資產階級社會榮譽的那「個人底自由」，一瞬間即成爲幻影。代替這，當作新的現實，是軍事裁判的出現。

戰爭及戰時狀態愈加擴大着，則小資產階級也不能不愈加尖銳地感着自己底階級的利害。

在他，只有兩個可能性的路：或者由收賄，庇護，結納，而使他底社會的狀態弄好起來，成爲戰爭暴發戶（實際上沒有這種前途）；否則即是對戰爭叛逆。

節錄 I. 瑪察的現代歐洲藝術。

悼巴比塞

丁 非

(Henri Barbusse, 1874-1935)

巴比塞死了！正當南歐風雲險惡，帝國主義者又露出了猙獰面目而在張牙舞爪躍躍欲試的時候，這個「歐羅巴的良心」，卻被肺炎所奪去。文壇上失去了一位正義與真理的宣傳者，革命隊伍中失去了一位英勇的鬥士，這真是當前人類的一種難以補償的損失。當我在報紙上讀到這凶訊時，不覺大驚，因為他的死決不只令我們惋惜。

回想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為正義而戰」，「為人道而戰」，「為救濟歐洲的文化而戰」一類的呼聲，響徹霄漢。那時以寫了長篇地獄 (L'Enfer) 與詩集哭泣的女人們 (Les Pleureuses) 為人所知的巴比塞，正是三十歲的壯年。雖然已參加了社會的主義行列，却因一時疎忽



竟為政客的虛偽的詞鋒所動，而相信那次戰爭是德謨克拉西對軍國主義的戰爭，他便與人聯名發出了參戰的宣言，而且以志願兵的資格加入了戰爭的隊伍。但當他一旦親自體驗了那次戰爭的性質，親眼目觀了以愛國的美名驅人民死路的種種慘酷情形後，他便立刻從民主主義中醒悟



過來了。火線(Le feu) (註一)一書，便是這種兇殘情形的暴露與他自己覺醒的供狀。羅曼羅蘭讀了這書後，便非常慷慨地說：「這位證人的聲音，把最近三年來理想化了的歐洲的屠戶們的謊話全都揭穿了。」

但火線下的目的決不僅在戳破了劊子手們的假面具，更重要的是在牠還暗示了一個永絕戰爭的方法——這方法便是社會革命。在那以二十四個短篇連貫而成的小說裏面，巴比塞指出了唯有社會革命，纔能終止帝國主義的戰爭，纔能有一個真正的別一世界，沒有階級的社會，支配着這個大地。所以高爾基稱之為「落在戰爭所引起的虛偽殘酷的磚塊上面的真理之鐵槌的抨擊」。

從火線下起了頭，巴比塞遂把自己的見解確定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上面，而把將來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被壓迫民衆的身上。他已經透徹地了解戰爭只是掠奪，布爾文化只是野蠻文化，人類的救星只有用暴力把舊世界打個粉碎。「改造一切，必須徹頭徹尾地改造一切；只有這樣，平等纔會到來。」根據這種意見，他寫了鎖鍊(Les enchainement)和光明(Clarte)：在前一書裏，他表示了人類過去的歷史，只是少數人壓榨多數人的歷史；在後一書裏，他更明白地和盤托出了廢除財產廢除階級廢除戰爭的世界聯邦的理想。

他的革命性越加發展的結果，使他變為更積極更實際的行動者。在光明出版的一九一八年，他曾以光明團(Le Groupe Clarte)的名義，邀集各國思想界的前驅，組織成一個智識分子的因推納與拿爾，同時還創辦了光明雜誌，作為這組織的喉舌。在那雜誌上面，他曾幾次高呼：「我們要創造理性的革命。」因為他十分明瞭徒憑感情是決不足恃的。以後的十餘年中，他除寫了露西亞(Russie)和史太林(Staline)等重要的著作，對這方興未艾的新國家及其柱石作了正確的介紹與毫不誇張的讚美以外，更不知疲倦地從事反戰反帝反法西斯的工作，從來沒有一天中輟。今年六月，他還領導了全世界作家大會與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協會的創成。誰知兩個月以後，他便會因積勞過度，遽然離棄了他所熱愛的無數友伴以及他所親手締造的事業，而長逝於工人祖國的首都的呢！(註二)

對着這大星的隕落，我們後死者自難免無限的悲憤。翻開遺作火線下來一看，裏邊有着借了幾個兵士的口說出來的這樣

的話：「將來的人，將把我們看成什麼呢？他們看我們這次的屠殺是爲何來呢？」但願後人記好這次教訓，不要讓戰爭再發生呀。」這是多麼沈痛的言詞呵！環顧四周，帝國主義者依然是那樣地猖狂，爲正義爲人道一類的老調又在高唱，比上次更大的慘劇，看來馬上又將開演了，巴比塞怕死也難瞑目罷！但在巴比塞寫火綫下的時代，「雖然世界全都發了瘋，却仍有清醒的人，這就是李卜克內西。」如今雖然連說這話的巴比塞也已成了古人，但他們的無數後繼者也許會使這次戰爭轉化爲滅絕戰爭的戰爭的罷。那麼，巴比塞自己雖已不及見，但也因此可以安心於地下了……

九，二〇，一九三五·天津。

(註一) La feu 法文原義爲「火」，英譯本作 Under Fire，故通常譯爲「火綫下」。

(註二) 巴比塞於本年八月三十日逝世於莫斯科克里米亞醫院。

普希金的寫實主義

谷耕平作
孟式鈞譯

○年)等中已稍微露出了踪影，但這種要素最強烈而且最豐富的表現出來的最初的作品，還是「耶菲戈尼·歐乃金」(一八三一)。

普希金(A. Pushkin 一七九九年——一八三七年)的寫實主義之胚胎萌芽，在他的最初期的詩中，便已開始了。

他的極年幼時(十五歲時候)的貴族學校時代的詩「齊爾斯考依村的回憶」，雖然充滿着華麗的文學的誇張與比喻，但同時是有着正確的現實的描寫的，據說根據這篇詩，現在還可以將當時(耶克特利娜二世時代)貴族子弟的生活之氛圍氣，具體地再現出來。

他後年的散文中所表現出來的寫實主義的要素，雖然在浪漫蒂克的長篇敘事詩，如「露斯蘭與留德米拉」(一八二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草稿中，曾對「歐乃金」作了綿密的註釋。作爲「鏡一般的毫無遺漏的反映了全時代的作品」而崇拜着巴爾扎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創設者，定而無疑是要取摘「歐乃金」作爲研究俄國社會的資料的。實則，這便是說這篇作品，惹他們的眼的地方，並不是在於裝在裏面的形象之美，而是完全在於倍林斯基(Belinsky)所說的「俄國社會生活的百科辭典」的性質上。

所謂「百科辭典」的性質，並不是僅只表示這篇作品包含着差不多同時代的詩人，作家再沒有着手的餘地的那麼寬

廣的現實生活的各面，各要素，而且也是表示着它是最彫琢，最完成了的形式的文學的範本的。

在俄國文學史上，作爲將某一時代的社會生活，完全形象化了的的作品，除去「歐乃金」之外，還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是一部二千乃至二千五百頁的大作，而「歐乃金」則僅只不過有五千行而已。托爾斯泰的兩行與普希金的一行相匹敵的這種表現手段的散文形式與詩形式的本質上的差異，招來了這樣的結果的事，可以說是當然的。然而其原因是不僅止於此的。

「戰爭與和平」之中，描寫了十多個主要人物，而「歐乃金」中的主要人物，則不過僅有三四個人而已。其中便以這三四個人物爲中心，而統一地描寫着所有的素材與其相互關係。總之，這篇作品的構成是求心的。與歐乃金站在對象的地位上的「塔其娜」也在相當的程度上演着副次的角色。與複雜，甚至缺乏藝術的融和而流於散漫的托爾斯泰的構成比較，這種有着合法則性與統一的普希金的構成，是不能不說是有着確然的不同的價值的。縱然作品的內容，如前所述，假若普希金沒有採用了從許多社會生活的現象，許多人物中選集各種的要素，而真的組成一個代表的形象的手法的話，那麼不消說他是不能充分地實現構成的效果，而完全地展

開當時社會生活的縮圖的罷。

用這樣的手法描寫出的普希金的作品中的人物，始終是充滿着現實的感觸與潑刺性的。關於這事可以舉出當時許多人們的證言來。他們說：「在涅夫斯基大街（彼德格勒最繁華的街）上走的時候，可以碰到許多歐乃金式的人物。」普希金從這些實在的人物之中，將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各種要素抽出，綜合，而描成了一個巨像。因此才在俄國文學中，創造了閑者的「典型」。並且只有這種「閑者」才是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於全貴族階級的「有閑的人間」之典型。

約而言之，即是普希金從回繞到自己的現實之中觀取了一個代表的現象，更將這種代表的現象藝術地表現着，創造起最高的形式，而作了寫實主義的始祖。

倍林斯基說：「普希金從最上層階級之中擇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來的事是極其傑出的方法。」倍林斯基所說的最上層階級便是在思想，教養等其他所有的條件上站着最優位，而真的能以代表當代的進步的階層——產出了十二月黨員——。在這樣的進步的代表者之中，普希金將擴充一切知的內容，時代之文化史的富的最自然的可能性把握住了。

然而作爲寫實主義藝術家的普希金的最重要的功績，並

不是單在於他感得了時代的「歐乃金」的性質，再加以形象化上，而是在於全體地與「歐乃金」同感，並且與之相近的普希金自身，屬於「歐乃金」的階級層的他，反倒在上面能加以客觀的批判及全體地理解了這一層的歷史的階級的發展的限界性與必然性上的。反之假若普希金將時代的「歐乃金」的性質，當作了絕對底的東西的話，那麼縱然他有偉大的藝術的天分，這篇作品恐怕也成不了真實的意義上的寫實底的東西罷。

普希金作為文學的始祖，在「歐乃金」中確保了的第二的勝利，便是為着充分地表現內容而完全地驅使了形式的一點。關於這一點，雖然還應該給以內容的，實際的說明，但在這篇草稿之中，是只能止於指摘出事實來的。

普希金的寫實主義的第二的偉大的形象化，完全表現在戲曲「保里斯，哥德諾夫」(一八二五年)中了。在這篇作品中，縱令不能說是完全，然而他已經從其初期的浪漫蒂克悲劇的手法乃至句中解放出了。他在這篇作品中，意識地躲避着「悲劇的浪漫蒂克的興奮性」和悲哀，而趨向着充分的自由，一面意圖着「真實的實相之中，一瞬間就要更生」的事情，一面設定了寫實的規格，手法。在當時的藝術的全樣式之中，悲劇依然遵從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的規定，而被當

作了最古典的東西。當時流行的法國的大批評家美學者瓦羅(一六三六——一七一二年)的美學說，恐怕是距離馬克思主義非常遠的東西。普希金為着其寫實的傾向便不能不與關於藝術評價的規準之時代化的通有觀念相抵抗了。寫實主義藝術，在悲劇上能收藝術的成功的事情，不能不說是它最大的勝利也。「保里斯，哥德諾夫」乃至晚年的普希金的許多戲曲，都是非從這樣的觀點高高評價不可的。

然而普希金的戲曲，並不只是站在歷史的觀點的時候，才能贏得高的評價，即就其自身而言，也是有着與莎士比亞逕相匹敵的內容之價值的。

關於這事，我們只要將「法國的古典劇」，拜輪的浪漫蒂克的悲劇中的人物的性格與普希金的作品中的人物的性格比較一下，是很容易首肯的。前者是單一的，誇張的，反之，後者則完全給與着莎士比亞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是極自然的。

普希金的戲曲，我們覺得興味最深，價值最高的地方，便是他通過悲劇上的寫實主義而表示了對於社會現象的明察之點。普希金的悲劇之舞台上的主人公，是屬於那時的最上流階級的人物，即全民衆的代表者。加之，再就事件之進行的場面來看，從其表現着宮廷，大貴族，小貴族，僧侶的生

活之場面，同時還表現着被稱為「群衆之場」的首都的廣場之場面這事看來，他的悲劇之中，縱然沒有描寫了像馬克思向拉薩爾（Lasalle）要求的那樣的本質的而且積極的意義上的民衆與社會環境，也可以說是無意識地將歷史的推進者，擔當者的民衆之力量指示出了。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在他寄給朋友的書簡中，窺到他雖然當時是受着宮廷的庇護的詩人，然而當製作「保里斯，哥德諾夫」的時候，他是始終努力探求歷史事象之真的原因的社會關係的事的。

至於普希金的寫實主義之最完成的相，是非向其取材於卜加喬夫之反亂的散文小說「大尉的姑娘」中探求不可的。但關於這一項目，想以後另行爲稿，所以此篇就此終止。

論公孫龍子哲學

周 金

惠施與公孫龍代表了墨家哲學發展的兩箇大支流。公孫龍子遺下了我們以較完備的著作，使我們得更完全地來明瞭他的學說。

我們以爲中國古代哲學「名實」問題中的「實」，實即「物質」或「存在」的別名，在公孫龍子中，得到了最正確的證明。公孫龍子「名實論」寫道：「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物以物其所物」

這句話完全可以現代語「物在客觀的物界存在」來解釋。物在客觀物界存在，就是「實」，——這是最明鮮的唯物主義的定義。「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物的存在依賴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物的存在有它自己存在的本位的。「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離開物自己存在的本位，那就没有物的本位；以物自己存在的本位爲本位，那就是物的「正」處。在這里，惟心論的所謂內心產生外界，觀念決定存在的理論，遭到了最素朴的打擊。而這里正是說明了下流社會的存在，乃是依賴于自己的存在而存在，不是依賴于支配者的存在而存在；這里正是在摧毀者「無君子莫治野人」的觀念根基。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名只是實的反映，只是實的稱謂；正名首先要正實，因爲名乃是依實而存在；沒有「此」實，就沒有「此」名，沒有「彼」實，也就沒有「彼」名；「此」實不能不有「彼」名，「彼」名也不能不有「此」實。公孫龍子這里最清楚地最嚴正地把從來被顛倒的名實關係，再顛倒過來，他不但嚴正地指明了，分開了名與實的真實對立關係，同時

還嚴正地指明了，分開了此實與彼實，此名與彼名的對立關係。「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彼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這裡正說明了下流社會與上流社會的地位之絕然的分野，說明了這兩個分野的不可胡混，不可調和，不可等量齊觀。

在公孫龍子中，「名實」的別名為「指物」。「名」的別名為「指」，「實」的別名為「物」。「物莫非指，而非指」，物都有自己的「指」，因為凡物都有自己的特性，這物的特性，當其被認識，因而表現為「指」。指並不是指，並不能獨立存在，指首先就要依物而存在，它只是物的表現。「天下無指，物無可謂物」，沒有「指」，就是沒有物的「稱謂」，可是沒有物的「稱謂」，就不能以為「無物」。反之，「非指者，天下無物，可謂指乎？」「天下無物」却不能有「指」。「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指離開了物，那就是「無」，物沒有「指」，仍然還是「有」，所以，指不能代替物，也就是「無」不能代替「有」。公孫龍子這里固執着物的客觀存在，也正是固執着自己社會層的客觀存在。這里，在實質上所謂「實」，所謂「物」只是下流社會自己的寫照和替身，而實的决定名，物的决定指，正是

說明了下流社會對於整個社會的存在的成了決定方面，對於上流社會的存在的成了決定方面。這里是事實，同時也是真話，因為上流社會如果沒有下流社會的勞動和供養，那上流社會就根本不能過活不能存在，下流社會是社會存在的決定者，發展者，正如實是名的決定者，發展者，物是指的決定者，發展者。

戰國時代社會分裂的顯著，在公孫龍子中表現為堅白的分裂。「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謝注說：「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公孫龍子又繼續地把這個意見往下發揮道：「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從「視」方面，只有白石的經驗，而沒有堅石的經驗；從「拊」方面，只有堅石的經驗，而沒有白石的經驗。白石和堅石的知識，乃是從感官對於外界物象接觸的經驗而來，而不是從內心的玄想而得。這種經驗主義，給公孫龍子唯物主義以較完備的內容。在另一方面，公孫龍子正是從石的經驗中，發現了「石」這一個統一體的分裂，發現了白與堅在「石」這一個統一體中不可調和之

互相排擠的對立。「堅白石不相外」，堅白石固然是統一體，可是堅與白是各自獨立存在的方面，是「自藏」，是相「離」。正像俞樾所說：「視得其白，而不得堅，是堅自藏也；拊得其堅，而不得其白，是自藏也。自藏非有人藏之而藏也。」公孫龍子這里正是把自己的社會層，從所謂統一的社會分裂出來，體現着自己的社會層之與上流社會相離，體現着自己的社會層之離上流社會而獨立地存在。

公孫龍子「白馬非馬」的學說，與堅白的學說同具一樣的內容：「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公孫龍子在物中看出色與形的分裂，同時看出部分與全體的分裂：「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上流社會不是整個人類的代表，同時下流社會並不是上流社會。公孫龍子固執着統一物的分裂，同時即是固執着社會的分裂。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右就是右，右不能代表左右二者；左就是左，左不

能代表左右二者。左右是二，二就不是一。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是兩個對立的社會層，而不是一個同一體。近人金受申所釋之「公孫龍子」，內容大多蕪雜，但對「通變論」却解釋得還好：「通變論」論分四段——一，論二體不能合一。二，以或類而不俱有，俱有而類不同，推論二體不能合一。三，以物可相鄰，而不可相與，推論二體不能合。四，論萬物有脩短，不能齊物。」這是大體上是接近公孫龍子的本意的。公孫龍子在哲學上的偉大勞績，是在於展開辯証法之統一物的對立和分裂；然而其最大的弱點，也正是在於看不見對立和分裂的統一。「墨經」曾原始地提示了統一的對立和對立的統一，惠施展開了對立的統一，而公孫龍則展開了對立的對立，但前者忽視了統一的對立，而後者却又忽視了對立的統一。二者的弱點，都是反映出了當時下流社會這一個弱點——就是還不能真正組織自己的力量去爭取自己歷史前途的實現。公孫龍子沒有了解堅白兩種屬性乃是被統一於「石」的內部，沒有了解白馬乃是馬的全體之一部，沒有了解「左」與「右」的地位之可以互變。正確的辯証法必要克服二者的弱點，綜合對立的統一和統一的對立，把兩方面都服有力地展開起來。

士君子

夏 雍

——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論之一——

一

在古來封建社會中，除去支配階級寶塔式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各大小領主外，還有通稱爲「士君子」的一類人，似乎與後來所謂「中間階級」及「智識分子」大略相當。但是牠的名實沿革等，向來的經學史學家，都未必有正確的認識。我們應該從各種聯系中去發見牠的歷史過程並清算牠的歷史任務。

二

假定士字是比較原始的語根之一，那末，說文上所引的「推十合一」或「推一合十」近於歸納或演繹的較爲抽象的解釋，當然是一種後加的觀念論。我們以聲音爲據，可假定爲：士與事同一語根；而從「事聲」的，有俸有割，俸割都是甬物地中之意。管子說：「剽耕剽耘」，易經說：「不耕穫，不菑畲」——菑事同聲；可證明士的最初意義，實原於生產的勞動。其後即以「勞動」的動詞，轉化爲「勞動者」的名詞；這正與男字從力田會意，同是農業時代所形成的用語；這是士字發生的後一階段。農業時代生產力的進展，既已超過漁獵時代。那末，經營農業者以外，還有許多經營他種事業的人；然而農業是居於領導的地位的，因而對於農業以外的人，也順便稱之爲士；這與「男子」「男兒」「男子漢」種種稱謂，絕對不專限於力田的人，其理由完全同一；這是士字轉化的第二階段。凡是爵位尊卑沿革的事情，照例可以用些同一的名詞，因時代變遷而附加上種種不同的內容和概念。所以「勞動者」的士，可演變爲「卿大夫士」「上士中士下士」的爵稱；猶之乎「男子」一詞，可演變爲「公侯伯子男」的五等封號；這是士字轉化的第三階段。士既列在卿大夫士諸階層的最末，依據封建社會和官僚政治的習慣：凡是有爬到卿大夫士的資格的人，當他還沒有爬上去——「受命」——的時候，都可以稱之爲士；這就形成了所謂「中間階級」「智識分子」這一集團的概念；這是士字轉化的第四階段。

易經大過爻辭云：「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將士字作爲年青力壯的男子解，而與「女」相對。至於詩經中如「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這類男和女夫和妻少爺和小姐相對成文的，尤屬指不勝屈。士冠記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玄注：「古謂殷，殷時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諡之由魯莊公始也。」其實向來所謂士，只有男與女對的意義，根本就不爲爵。到了以士爲「卿大夫士」的時代，講禮制的才追溯到前代的生不是爵死不是諡：這只能理解作語言變遷的一箇過程，若如鄭氏所云，那就有陷入機械論的危險了。

茲更申述士的轉化之第四階段所根據的禮制，這禮制大抵出於士冠記和齊語：

「天子之元士猶士也」

「繼此以立諸侯象賢也」

「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注

「周之初，禮二年未滿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注

天子諸侯之子，皆行士禮，則大夫之子可知。

「士之子恆爲士」

據此，可知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以及未滿五十的諸侯大夫：皆行士禮。除「未滿五十的諸侯大夫亦服士服行士禮」這件事不一定照例實行外，其所謂「士」，無疑的都是大小封建主的少爺們。換句話說：老子是現任的統治者，兒子是候補的統治者。又按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這，即是說：老子是實行的統治者，兒子是學習的統治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墨子這句話，雖自有他的用意，但已將士的行爲和作用，一語道破了。他們既獨佔了互相作用的政治權利和教育權利，由此即形成所謂「中間階級」和「智識分子」。

章太炎先生說：「春秋已往，古多世卿。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聘七十二國。門人後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民苟懷術，皆有鄉相之資。」這也許有相當的理由，但是據傳統的解說，凡是有姓有氏的，多是封建領主的支流餘裔；倘是真正的下層階級，即入於「庶人無姓」之列，也不會見名字於史書的。所以章氏的論斷，至多只能看作士階層構成

體的一個側面。

三

我們從較可靠的文獻中，檢討牠們所謂君子的含義，除去那些近於教誨式或警告式的政治訓條道德訓條，每每用君子一詞，作為被教誨被警告的對象外，大概不外兩方面：有如易經解六五：「君子唯有解吉有孚於小人。」是說君子有解決困難的能力，小人即心服而無怨了；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是說君子勇猛變化得同豹一樣——比「大人虎變」的威力次一等，小人就轉變面目而服從他了；書經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是說君子隨時隨地不肯求安逸，先須了解農人的艱苦，然後再去尋快樂，那才能知道小人所依靠的是甚麼；詩經角弓：「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是說君子有很好的作為，小人是會歸附的；這些君子小人，當然是統治者被統治者兩箇對立的階級。其次更進展到道德品格方面去：論語一書，單言君子或並言君子小人的文句，略計有八九十處：比方說「懷德懷刑」「喻義喻利」「坦蕩蕩長戚戚」等，是指道德素養而言的；又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是指性格等第而言的；又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這意思大略與近代所謂「文明野蠻」相當；又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這意思大略與管子所稱「士農工商」相當。至於「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等，仍屬於前者，自不待言。所以君子這名稱在一切經典中，或屬於前者，或屬於後者，或兼包兩者。兼包兩者的，如少儀鄭注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即是說：或者是卿大夫，或者是道德高尚的人而非卿大夫。

這里，我們應該分析這兩方面的演變和聯系：

喪服鄭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換言之，就是我們所謂「封建主」「領主」「地主」；在鄭氏是從歸納喪服條例而得來的，其實正足以說明成熟的封建社會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子字的原形，本來就不關性別；然而經史文辭的慣例，一律以子字作為「男子之美稱」，而把婦女除外，又適足以說明成熟的男統制所形成的意識形態。那末，君子，就是領有土地的男子：這是紳的根本意義。君子既是農奴的剝削者，同時又是武力財富法律教育的統制者。被統治者在多方面的壓

迫和麻醉之下，不能了解在上者的權威究竟建築在其麼基礎上，所以把君子這觀念，逐漸的抽象化神祕化起來，於是又把牠看成整箇的統治權力而意味着。詩經鴛鴦「君子萬年」的君子，是指古明王。行葦「君子萬年」的君子，是指成王；天子固然是大領主。但是多數的「君子」，總是指天子諸侯以下的領主而言；這與諸侯的兒子，本來都可名為公子，因為長子既特別名為世子，即不得不將公子之名移交於世子之弟；同樣的，凡是領主都可名為君子，因為天子諸侯特別尊貴，即不得不將君子之名，移交給這階級的中下階層。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陳銓將貴人解作公卿大夫，換言之，即是有領土的貴族；於是又把牠看成貴族集團而意味着了。左傳說：「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無疑的，他們從物的佔有和享受種種方面，表顯出他們的階級特色。何以又從物的土地爵位服章禮數等轉化為心的道德性格的意義呢？史實告訴我們：各階層的世襲領主，大概是驕奢淫逸橫征暴斂的居多；即便有少數比較的好人，那也是相對的適應於封建社會的道德仁義罷了。然而大戴禮記稱：「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朱熹注論語更進一步解為成德之名：這是怎樣的轉變和聯系呢？我們在前面引過士冠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注云「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這是說：世襲的領主，事實上不必盡賢，而理論上——不是理論，乃是說教罷——不得不賢。因為階級性的說教者，擁護領主的利益，同時即是擁護自己本身——寄生者本身——的利益；他們自然下意識的應用「現實的即是合理的」這公式，承認君子即是道德的典型，正與「天王聖明」「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同樣為權威時代的真理；所以，最後更將君子這名稱廣泛的作為成德之名而意味着，在一切典籍中亦大多數根據這意味而使用着了。倘然把君子作為整個的多面體從各種角度而加以觀察，那就是這樣的：一，領主或領主候補者或領主層的寄生者；二，統治者或統治候補者或統治者的退休者或統治者的幫忙者和說教者；三，直接或間接的剝削者；四，有施教育和受教育的特權者；五，精神勞動者；六，不生產者。在某種條件之下，混合於前述「士的第四階段」而形成一羣的「中間階級和知識分子」。

四

士的本義是「勞動者」，君子的本義是領主，因封建社會條件的進展，兩者合流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所謂「士君子」團。

所以有些文章上，或稱士，或稱君子，其意義是同一的；也有些可以把「士」「君子」兩詞互換而不失原意的，如論語以「百工成事」與「君子致道」對文，孟子周霄問章士與君子互用；即是最好的實例。這一社會層的地位和任務並與下層的對立關係，說明得最徹底的，無過於孟子答滕文公：「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與答許行：「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這兩段話。在以「名世」自命的孟子，當然把一方專吃人一方專被吃的關係，看成萬世不易的天經地義；假使站在批判立場上說：他老先生已不自覺地將「階級意識」赤裸裸的暴露得「毫髮無遺」了。在這一點上，士與君子；有些固然都是領主所雇傭的苦工和短工；然而士究竟是士，君子究竟是君子。論語多言君子而少言士，反之，孟子即多言士而少言君子；這在意義演變上，自有語言上的因子作用着；也因為戰國時代諸侯和世卿們的吞併土地掠奪財富一切欲望澎湃之故，除固有的士君子外，還需要多數的長工和短工，作為他們侵略剝削的必要工具；於是新興的奮鬥者和沒落的掙扎者，混合而組成一個龐大的長工短工的後備軍，同時形成了一個「處士橫議」的處士世界。在歷史進展上：士是君子的解放，君子是士的收穫，在階級意義上：士和君子又統一起來附屬於大小領主之下而與小人對立，自不待言。

齊語管子對齊桓公曰：「昔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工農是生產者，士商是不生產者；商是生產品的媒介——並從中剝削——者，士是生產品的剝削者；加之「四民世業」，那末，在理論上，剝削者永遠是剝削者，被剝削者永遠是被剝削者；同時剝削者一面即是支配者，支配即等於孟子所謂治人。剝削即等於孟子所謂食人，但是，這裏的士，並非直接剝削者，所以在諸侯卿大夫之下；又非直接勞動者，所以在工農之上。不能直接剝削而企圖剝削，論語美其名曰干祿；不能直接勞動而又鄙視勞動，孟子美其名曰尙志。

在論語孟子中，或言士，或言善士志士廉士勇士等，大抵保持着「幼而學壯而行的儒家面目，『三月無君則皇皇然』的「載贄出疆」幹着一輩子的賣身投靠的生活，希望從家臣邑宰小相之類爬到三卿五大夫而轉爲封建主，他們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固然由於不會直接生產，尤其是不屑直接生產，不會直接生產，那只有投機牟利的一途，所以孔門可以有「億則屢

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俞先生在這一首後邊，有這樣一段解釋：

「……起首一句已扼題旨，下邊的「江南好」，都是從他人口中說出，而遊人可以終老於此，自己却一言不發。

「春水」兩句，景之芊麗也；「爐邊」二句，人之姝妙也。……「綠窗人似花」，（此爲章氏另一首菩薩蠻中之一句。——笑庵註）「爐邊人似月」，何處無佳麗乎，遙遙相對，真好看殺人也。

如此說來，原情酌理，遊人只合老於江南，千真萬確矣。他自己却偏說「未老莫還鄉」，然則老則仍須還鄉歟？忽然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思鄉之切透過一層，而作者之意猶若不足，更足之曰「還鄉須斷腸」……古人用筆，每有透過數層處，此類是也。」

俞先生所謂「他人所說」當然是「

江南好」，前邊說的明白：所謂「一筆抹殺」豈不是又否認「江南好」了嗎？

但據我看，他不但沒有「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而且他始終是稱贊「江南」是「好」的呢。不信咱們把他這首詞，從頭至尾分析他一下看：

頭兩句沒問題。——因爲人人說江南好，所以遊人只合老於江南了。自說「江水碧於天」，到「皓腕凝霜雪」，都是從「好」字生出來的，蓋專爲申明此「江南」究竟怎樣個「好」法。末二句——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也是承「好」字來的；意思是說，江南這地方太好了，若非是老年人，是抵抗不了這種種「好」的誘惑的；（老年人也許抵抗不了，那是例外。）你要「非還鄉」不可，那只有「斷腸」了。俞先生還說：「然則老則仍須還鄉歟？」我想這還鄉與否的問題，乃是該還鄉者本人因「老」或「未老」的心情有了差別

，隨他還鄉也能，不還鄉也能，反正此「江南」終究是「好」的也。——他（章莊）何嘗「把他人所說一筆抹殺」了呢？

俞先生是依了「舊說」，把五首詞串在一處來講的，所以才有什麼「思鄉之切透過一層……」等語。我覺得這樣講法，總是不大合式。我們看，通篇沒一句說到思鄉或含有思鄉的意思；最末二句，僅是作者把來將前邊所說種種「好處」，照應一下，作個結筆而已；楞說他是「忽然把前人所說一筆抹殺了」，或「思鄉之切透過一層」，這許是惑於「舊說」而生出的毛病吧？

原來章莊這五首菩薩蠻，首首都可單獨存在，首首都可單獨解釋得明白；硬把牠們串在一塊兒講，這很像金聖歎講古詩十九首的辦法，因爲自己先有個成見橫亘胸中，講解之間，自不免有幾許牽強附會，來自圓其說耳。

（二）李後主浪淘沙一首：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在這首詞後，俞先生有這樣幾句話

「莫有去入二讀。胡適注云，「莫字有二解，一爲勿，一爲暮夜。我以爲此字作暮夜解稍勝。」但何以稍勝，其說未詳。日在井中曰莫，即暮之本字；作暮字讀可，但在此句，應否讀若暮，却成爲問題。暮凭欄是實的，勿凭欄是虛的；竊謂以上下文合參，實斥殆不如虛擬。上文言五更擁被，而過片絕無轉捩，遽入昏暮，勿乃過於突兀？此上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下文言無限江山，夫江山雖實境，而無限江山則虛，是以下文言莫不宜讀爲暮也。况暮雖俗字，久已習用，後主也必定寫本字。再

以他作參証之，其菩薩蠻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此非即「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歟？其過片則曰：「高樓誰與上」，此非即「獨自莫凭欄」歟？「誰與」，「獨自」，語氣正合符節；「高樓誰與上」既是虛，安得曰「獨自莫凭欄爲實乎？」此以他作比較，莫不宜讀爲暮也。若有人以作暮爲勝，願畢其說。」

以上是俞先生反對莫爲暮的理由。

我的意思恰正和他的意思相反，——即莫字應作暮夜解。茲述其理由如後：

第一，我以爲「獨自莫凭欄」是實的而不是虛的；既是實的，當然作暮字較勝。——理由詳後。

第二，他這首詞是懷人而作的。

請先從第二說起：

因爲國破家亡，江山易主，以致最親愛的人見不着了，這是多麼難過的事？忽然在夢裏相會了，而自己又不知道

是在作夢，歡樂之情，一如曩日；偏是好夢不長，豁然而覺。處此極度傷心慘目之現實中，追想繁華的過去，安得不心摧腸斷？故有「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的萬分沉痛的句子也。「無限江山」作何講解，俞先生沒提。——他僅是說：「夫江山雖實境，而無限江山則虛。」讀了，仍是莫名其妙。——依我個人的陋見，「江山」，是他凭欄時所見到的景像，（不是指的國家）「無限」，有「遼闊」「迢遞」的意思。「別時容易見時難」（這本是極明白的一句話，俞先生旁徵博引，反使意義晦澀了。）一語，是從「無限江山」句中生出來的。何以呢？古詩不云乎：「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請想：這詩中句子，是否和後主所心繫目覩的，有些兒關係？是否是後主所想要說的話？「別時容易見時難」，

是否含有「會面安可知」的意思？我這樣把幾句古詩拉進來，乍看有些穿鑿附會，假如細想一想，却不見得多麼不自然。——此之謂景生情，情生文。

正因為後主「獨自暮凭欄」，才見到了「無限江山」，接着又想起來了「別時容易見時難」的那個人；完了，一切都完了；正如水之赴海，花之委塵，憶昔撫今，寧不有人間天上之感？——這樣看來，此詞係懷人而作無疑矣；「獨自莫凭欄」不為虛擬之語亦無疑矣。

凭欄既非虛擬，已如上述，茲更論何以莫作暮為較勝：（較，是莫和暮較；蓋以莫作勿，也可看作「實斥」的。因為當他凭欄有感之際，未嘗不可用「勿凭欄」作自怨的口氣也。）

何以莫作暮為較勝呢？這很容易解答；因為古人，其實連今人也算上，寫別離，寫愁苦，恒藉暮景來作渲染，以加濃其情緒。例如：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江淹別賦

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孟浩然秦中寄遠上人詩

荒城迷古渡，落日滿秋山。——王維歸嵩山詩

天寒翠袖薄，日暮依修竹。——杜甫佳人詩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王實甫西廂記長亭

好了，不必再舉了，這種句子太多了。

俞先生還說：「上文言五更擁被，而過片絕無轉捩，遽入昏暮，母乃過於突兀？」突兀誠然是有些突兀；倘按照俞先生的意思來說，在他好夢乍醒，傷心斷腸之際，忽然想到凭欄，雖說人的思想是不規則的，這中間的關係，也就說是很複雜了吧？——那麼這是不是照樣的突兀呢？退一步說，就算「凭欄是

虛擬」的，那怎麼和下邊連絡呢？若說從「獨自莫凭欄」直到末了，全為虛擬，那不僅是突兀，簡直是荒唐了。——所以說，「凭欄」絕非虛擬，若嫌其突兀，那誰有什麼法兒？

俞先生還說：「暮字雖俗，久已習用，後主不必定寫本字。」這話說得更有意思。無論我們沒見到後主的親筆原稿就算見到了，是莫而不是暮；莫既可通暮，難道不許他偷個懶少寫幾筆，再一說，又安知不是後主原寫的是暮，而經後人之抄寫或刻版時換作莫了呢。

俞先生還舉出了後主的《菩薩蠻》中的「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來證明「獨自莫凭欄」為虛擬的，這尤其不值一駁！因為兩詞雖為一人所作，究竟此是一首，彼是一首，二者之間，有什麼必同的條件呢！

（二）周邦彥《鳳來朝》一首：
逗曉看嬌面，小窓深弄明未遍。愛殘朱宿粉雲鬢亂，最好是帳中見。說夢雙娥微斂，錦衾溫酒香未斷

57

。待起難捨拚，任日炙畫欄暖。」
 俞先生：「『逗曉看嬌面，』入手擒題，而次句即頓。天明矣，以小窓之深，故弄明而未遍。……」下邊他還有好幾處「逗曉」與「弄明」並舉。俞先生這樣解釋這「弄」字我以為是不大合式的。固然，曉既可「逗」，偏是明不可「弄」？但我們若把「弄」字作「巷」字解，也許更通順一點吧？——正當「逗曉」的時候，「窓」既「小」，「弄」又「深」，其「明未遍」也，宜矣。——這描寫的手法，够多麼高妙？俞先生還說：「『說夢雙娥微歛』，一氣讀之，有一氣讀之之妙，頓挫讀之，有頓挫讀之之妙。一專以神情言，一通上下文言之也。『說夢』是醒了，『雙娥微歛』又是要睡吧，……」這一節話，更解釋得別扭。「說夢雙娥微歛」者，即「歛着雙娥而說夢」的意思也。此語明白曉暢。讀後，僅見其妙，却未見其妙。夫歛着雙娥說夢，正是女兒家醒後神情，被作者抓住了，最是傳神之筆，而俞先生偏說「又是要睡吧」，也未嘗不是「千慮之一失」呢。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改作

編 後

最先應當聲明的：因為編者的能力有限，時間有限，沒有能使本期的內容充實；並且因為北平的印刷技術不精良，形式上，也未能做到整齊美觀的地步；這實在要讀者予以諒的。

以後，我們要改進內容，以求接近我們的理想；具體的希望是：

- 一，「學林」求其精確，使讀者能從牠的內容裡，了解歷史與時代的關聯，進而認識現實，負起自己的任務。
- 二，「雜文」「詩歌」「小說」求其擴大化，堅實化，而抓住時代的中心來表現。
- 三，「短長書」，希望提起讀者對問題的注意，而引發彼此間的爭辯、和討論。
- 四，增闢「社會科學」「文藝」的術語淺釋一欄，以作讀者讀書時工作的幫助。
- 五，增闢「讀者園地」，希望讀者討論問題，交換意見，而建立編者與讀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前述幾點希望一方面固然要編者主觀的努力，而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愛護本刊的讀者，誠懇地幫助的。

一五·一〇·一九三五·

本刊文字非經
允許不准轉載

盞 旦

創刊號

第一卷 第一期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主編兼發行人：

齊 燕 銘
管 舒 予

出版者：

盞旦月刊社

代售處：

北平

新智書社（東安市場）

知行書店（西單商場）

人文書店（金魚胡同）

上海·天津

各大書店

徵稿簡約：

- ① 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字數須在一萬以內，長篇不收。
- ②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③ 投稿刊用與否，恕不一一函覆；稿件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額郵資外，概不退還。
- ④ 稿件一經登載，每千字酌奉稿費一元五至五元，刊出後，通信發給。
- ⑤ 稿件登刊後，版權仍歸著者；惟本刊編集各種彙刊，亦得自由採入。
- ⑥ 本刊對來稿得酌量增刪。
- ⑦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太僕寺街新建胡同十一號轉盞旦月刊社。

定價：

國內及日本：

每期一角

全年十二期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國外加倍

廣告刊例：

（全頁）（半頁）（四分之一）

底封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封裏 四十元 廿五元 十五元

普通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